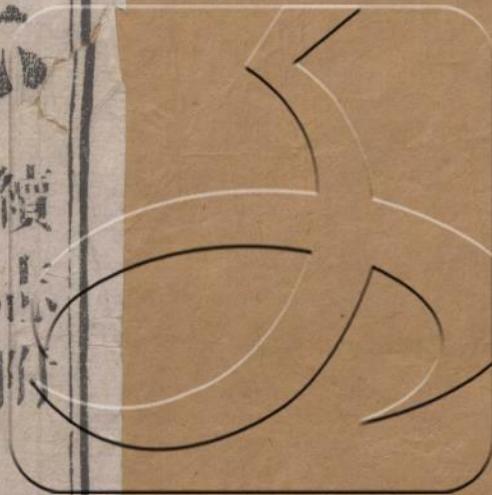


黔  
縣  
志

續  
志  
附

22.6523  
6762.0781  
:13



黟縣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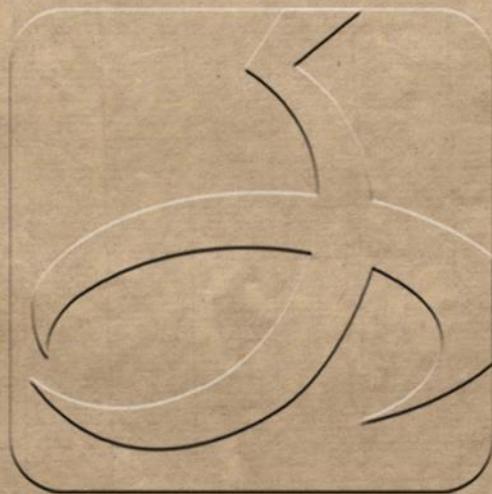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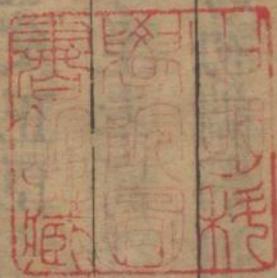
藝文志

元文

邱殿丞 濬傳

金陵張鉉 山長

邱濬字道源黟縣人天聖中登進士第因讀易悟損益二  
 卦以此能通數知未來興廢早歲遊華陽洞求爲句容令  
 秩滿以詩寄茅山道友曰鳴鳳相邀覽德輝松蘿從此與  
 心違孤峯萬仞月正照古屋數闌人未歸欲助唐虞開有  
 道深慚巢許勸忘機明朝又引輕帆去紫朮年年空自肥  
 歷官殿中丞嘗語家人曰吾壽終九九後在池州一日起



盥沐索筆爲春草詩詩畢端坐而逝年八十一及殮衣空  
眾謂尸解光祿大夫滕甫元發爲太守爲記其事葬於九  
華山後數年有黃衣人持濬書抵滁州家人啟封持書者  
忽不見書中云吾本預仙籍以推步象數謫爲泰山主宰  
又句容志景祐中濬以衛尉寺丞知縣事濬明天文有占  
星臺

胡大監崇傳

歙洪焱祖杏庭

胡大監崇字宗叟歙縣人殿院汝明之從孫也父正臣充  
郡學職贅於金氏遂爲歙人幼孤與兄嵩事母至孝同登  
淳祐四年第郡守饒虎臣立雙桂坊以旌之嵩初調鄂州

教授終湖北運幹崇初授句容簿制置使吳潛辟入闈幕  
事無劇易悉委之軍資庫虧錢數十萬緡鞠獄得庫吏之  
奸盡釋枉繫者富民子訟析貲不平第嚴責族長平之而  
訟以息溧陽素號難治豪戶悉詭名避役闈委行經界法  
置局僧寺以八字榜諸鄉曰一毫無擾寸土必明鄉官寓  
職服公廉明依限納自實簿不待履畝弓量卒能縮十萬  
戶爲三萬戶依賞格轉文林郎制置使王埜辟充制幹督  
造軍器一十五萬戰船二千艘俄充沿江制機權江州通  
判造寨屋七百閒成能以勤敏集事歷官太常丞兼尚書  
右司郎官上疏言公田七司法緣櫃之非忤時相出知台

州台爲賈似道鄉郡一切以公正行之豪右莫敢干政東湖歲利萬緡撥付上蔡書院又立四賢祠以風厲學者適秋雨天台僊居二水暴漲入城奏乞捐米數十萬以濟飢民似道謂水乃台州常事何至張皇累奏不報召赴行在力祈寢免得旨奉祠未幾差知撫州似道嗾江西安撫曾淵子俟崇至陰圖中傷崇見幾勇退寓居吳興龜溪之上似道南竄以將作大監召命下而世運新矣徒步歸歛至元二十年終於家年八十官至中奉大夫崇精通經術屢爲試官考較得人如馬廷鸞厲文翁皆在所選居官清白死之日家無餘財自號平心老人子桂發終安吉獄掾桂榮將仕郎

孝善胡先生

斗元

墓誌銘

奉化

戴表元

帥初

元貞乙未歲冬十月十有七日徽州婺源鄉先生胡公卒聞卒之日自公州里宗黨知識若遠外學士大夫皆嗟嘆失聲以悲其門人子弟俞洪等一百十五人相與攷次公平生言德用古隱君子私謚例尊稱之爲孝善先生公之世本出大唐李氏五季之亂逃來寄姓於考水之胡因籍焉字昌翼以明經中科八世至國子司業伸與同郡汪內翰藻齊名元符太學所謂江右二寶者也弟侃所著書有胡氏家寶棣華集存于家自是又三世有徙考川居婺源

郭東集賢里者以學行推擇爲鄉校正諱允濟於公爲王  
父四世有通五經尤精易撰易傳史纂號易簡居士諱師  
夔於公爲父一門十餘葉緇素相傳故徽之他胡雖多聞  
家而獨考水之宗號明經胡氏公諱斗元字聲遠少孤師  
朱文公從孫小翁受書說年十四始從小翁聞居士所授  
易學刻意探述日玩一爻至七日則通六爻循環習之白  
首以爲常亦以此教其徒當貢舉法行徽士橐楮筆起山  
林出與四方英俊爭進趨往往高捷鄉國每三歲上公成  
均有司不足以知公至輒聞罷乃徑歸闔門養志以樂然  
慕從之遊者遐邇如歸餐華茹實人可爲良儒嘗曰乾專

言善坤兼言善不善乾之善世吾無及已坤之積善吾庶  
幾勉之早夜修飭懼辱其先尤以不逮養爲終身憾春秋  
朔望拜祝像涕泣不能已塋壠時躬灑掃老不避勞人謂  
年彌高而慕彌深者於公見之噫嘻公誠可爲孝善也已  
年六十時忽語諸子曰吾筋力覺衰遊人閒世當可餘十  
稔顧考水吾念之不能一飯忘吾死汝輩必葬我考水至  
是論訣復屬諸子我家明經胡氏子孫汝輩力學積善無  
辱我享年七十有二諸子以丙申秋九月十有七日葬公  
考水之高倉太守涿鹿翟侯大書曰孝善先生之墓娶魚  
氏子男三炳文煥文燦文女一孫男四念祖振祖光祖德

祖孫女四於是炳文以其鄉先生方使君回前進士江雷  
胡次焱程龍之議與狀來丐銘銘曰燕其獨轟其伏既安

既穆是為孝善之卜按婺源考水胡氏以十干分派今壬  
派盡居黟之西遞村孝善先生為壬

派支祖西遞胡氏明經  
祠祀之志已入儒行傳

胡雲峯 炳文傳

婺源汪幼鳳 子翼

胡雲峯炳文字仲虎婺源人父斗元傳易學於前進士朱

洪範日玩一爻七日通玩一卦周而復始授徒五十年嘗

謂乾專言善性也坤兼言善不善性情也乾之善世吾無

及已坤之積善吾庶幾勉之自號勉齋卒門人俞洪等私

謚曰孝善先生炳文幼嗜學年十二夜讀不輟父母恐其

成疾欲止之乃以衣蔽窗隙終夜默誦既長篤志朱子之

學上遡伊洛凡諸子百氏陰陽醫卜星歷術數靡不推究

四方學者雲集嘗為信州道一書院山長其族子浚為建

明經書院以館四方來學之士炳文歸署山長為課試以

訓諸生成材者多再調蘭溪州學正不赴卒炳文集諸說

參正作易本義通釋而於朱子所注四書用力尤深餘干

饒魯之學本出於朱子而其為說多與朱子牴牾炳文深

正其非作四書通凡辭異而理同者合而一之辭同而指

異者析而辨之往往發其未盡之蘊於性理三書朱子啟

蒙易五贊皆有通釋行世春秋嘗為集解禮書皆有纂述

自以更易未定門人亦有得其藁者又有大學指掌圖四書辨疑五經會意純正蒙求爾雅韻語雲峯筆記講議二百篇文集二十卷東南學者因其所自號稱雲峯先生

總轄胡公乙公序贊

婺源汪炎泉古逸

忠義之士固能立功於當時而亦能垂休於後世蓋天理之在人心終古而不朽也人惟私家之念重報國之念輕當危急之時罔知以忠義自負而徒依阿順旨浮沈取容其何以能立功垂休耶宋自徽欽北轅高宗皇帝即位於建康國勢其岌岌矣在位大臣猶且溺於便安主和誤國求其奮不顧身一以家國生靈為念者幾何人哉總轄胡

公雖不居大位秉大政而能團集義兵拳拳以追還二帝匡復王室為心宜夫高宗皇帝寵嘉之而授以總轄六州諸軍事使當時在位者人人如公則二帝可還而汴京可復矣惜乎公之壯志未遂而奄然以卒豈不甚可哀哉愚生也晚雖未獲識公然於廣信教諭處得公之遺像與其手翰因益信公之為人遂謹為之贊曰嗚呼世人孰夫逸樂誰能拯覆舟於巫峽扶摧車於太行猗歟胡公憤鑿輿之既北痛宗社之淪亡持鈍戈而踴躍集義旅以皇皇不知者謂為好名之卜式知之者謂其為保障之睢陽噫斯人也無媿於明經之後庶幾與日月而爭光至大元年三

月朔旦星源舖溪汪古逸

名炎景書

徽州路李總管德政碑記

邑人鮑元蒙  
路教

古歙黟皆漢壯邑隸丹陽其後歙陞州改徽裂而諸縣僅以山椒巖突斗入黟里二十石八千視諸屬邑最阨地多鳥鹵莫能樹以桑不繭不絲賦入惟鄰郡是賴以故夏稅絲綿悉以折納為常制公私兩便積有歲月至大己酉本邑之令驟更萬目睽睽喘息失措暴官汙吏隳突不暇旋踵畜賈駟僧牟利騰躍民間糜財儻費奔命恐後天惠吾徽總管李侯聿來司牧哀我人斯奮然以夏稅折色為己任曰有土此有賦尚矣然古人任貢物土之宜如青之壓

絲充之漆絲織文豫之漆臬絺紵織纊自則壤以來賦厥土而已絲綿誠非方物吾安可責其所無以病吾民哉乃犯瘴雲冒炎燁馳駟騎排省闥諤諤矢言與眾請命一有不獲則日時予之辜朝請夕更復仍舊貫公車戒日郡民扶老提穉羅拜道左且歌且謠歡聲載路為侯之民也抑何幸折輸已定乃徵乃糧往歲政以賄成委吏侵欲而不顧法橫費百出民有不堪我侯悉剋舊弊而一洒之乃來右姓以職斗級宿蠹元奸庭無留跡吏循故典以分官部糧儲侯則曰錢糧國家重事也是在正官於予乎何讓不虧而官不損而民則予之責道矣侯法防既密按視弗疲

銖兩之奸莫容圭撮之費無耗倉糧不移時而入戶鈔不  
宿日而給公無淹納私無負輸爲侯之民也又何幸侯於  
徽民恩斯勤斯殆將淺九淵而輕九鼎矣徽民德侯何翅  
龔黃召杜侯曾不以功自居燕寢凝香一塵不動吾乃今  
知春陽煦物不足爲侯之仁青霄霹靂不足爲侯之勇碧  
潭秋月不足爲侯之清明也都人士欲相率建感恩道場  
爲侯謝余憮然曰侯之功在而身在而子孫千載不磨雖  
付之堅珉猶未足以爲侯報豈一旦感恩道場而能加千  
載之石哉乃拾輿人之誦而咏歌之侯真定人名賢翼勵  
齋其號也詩曰於惟新安文公之鄉宅牧攸寄孰循而良  
政不龔黃仁不召杜赤子呱呱何恃何怙更惠我人李侯  
實來將繭絲乎抑保障哉下車倣載周咨廣問美政敦俗  
鋤強惠困地鹵不桑民寒無襦常賦絲綿筭緡以輸本色  
改徵幾爲民病侯往訴哀省隨改命府糧歲入委吏肆奸  
侵欲無厭受納孔艱侯剔舊蠹力革積弊官無滯納民無  
橫費昔吏炎炎今吏詹詹昔民勞勞今民恬恬筆峯之筆  
墨嶺之墨大書特書難盡侯德德在人心心銘不忘刻我  
堅珉爲侯甘棠

至大三年歲次庚戌仲冬之月陽復節邑人徽州路醫學  
教授鮑元蒙記 從事郎徽州路黟縣尹兼勸農事皇泣

書 翰林修撰承事郎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汪漢卿題蓋 進義校尉徽州路黟縣達魯花赤兼勸農事瞻思丁進義副尉黟縣主簿田榮典史于友邑民程士龍李昌汪泰亭立石

重建忠孝坊記

休甯陳櫟定宇

旌善以坊蓋古者式閭表里之遺意新安郡合城坊二十有六其闢君親大倫足以示勸者惟東北隅忠孝坊爲然坊始於前太守魏公克愚爲諫議盧公臣忠暨諫議六世孫郡學掌儀錫建之也按郡志諫議公黟人政和閒上舍及第高廟南渡以右正言扈蹕幸金陵寇逼御舟公瞋叱之蒼皇踏兩舳溺而卒鷺沒來者見其拱立江底儼若奏事狀上憫焉賜錢紵衣以斂贈右諫議大夫葬黟之雷岡端平閒詔立祠賜號褒忠子孫逮今猶蟬聯世其家其一支居郡城掌儀則尤馳譽者母唐病危藥莫療剖股食母隨以安郡守嘉嘆上沂世美由掌儀之孝推諫議之忠標其居榜其坊厚倫美化天下國家要務也庸人慢之賢守慎焉魏公可謂知務者矣證之昌黎伯朱文公皆言剖股事然發一念之誠天且鑒之八胡得而議之子之事親平時之孝人鮮克知履變如掌儀而後孝之名彰臣之事君平時之忠人亦鮮克知履變如諫議而後忠之名顯爲臣

子者豈願變故而求名聞哉上之人贈之表之將以勸世之爲人臣子者盡忠孝於平時而不轉移於履變之際褒贈旌表非諫議意也亦非掌儀意也坊燬於元貞元年九月逮皇慶元年十有一月重建歙縣尹張侯某身任之嗟夫事有曠百世而相感者天典民彝時有古今人心天理無古今也掌儀之子顯祖誠慤敏練能世其業請予記之辭不獲爲摭實書之如前系以詩曰古來忠臣孝子之宗能世其孝必世其忠名以變彰不變者理匪私其廬篤勸臣子延祐六年八月二十二日甲辰陳櫟記

傅巖處士

元

汪公孺人吳氏墓誌銘

休甯

陳

櫟

定字

黟於新安爲縣人洎俗古素稱小桃源隱君子樂居之宜傅巖處士汪公之先世自宣之新建徙而家焉初居黟之考川五世祖遷古舒父將自舒還黟道番陽以事畱轍迹回環終定居黟之傅巖承先志也公汪姓諱元字元善自汪氏龍魚見張平子賦中代有顯人越國其尤彰彰者畫繡相君玉堂少師洎黃陂諸達官指不勝僂獨公家數世以隱德稱曾祖諱某父諱某妣張氏以開慶己未夏四月二十有三日生公於番陽公四歲哭母五歲始侍父還黟冢樹依然蒼翠不剪數世積善鄉人不忍戕也公事繼母李氏以孝聞昆季三人公居次以友于稱弱不好弄長篤

學研經史習詞賦庠序試多穎出鄉先生亟稱之謂將摘  
髭一第而鼎命革矣歲乙亥丁父艱哀毀終制卜吉安厝  
喪葬無違禮自弱冠立身待人壹是以古爲師銘座右有  
曰謹畏行事怡閒養神接物柔和理家儉勤終身力踐之  
累世鄉稱善人公培之益崇重義輕利非其道一介不取  
鄉閭周急無倦于周官六行曰孝友曰睦婣曰任恤亶謂  
克全鄉人愛敬靡閒戚疏至有望門息訟者有王彥方之  
風自幼迄老無一字入官府以故丙子軍變羣小竊發肆  
屠燎公所居鄉賴公安堵無虞公劬躬節用闢田十頃而  
贏擇師才其子成以學遺以安僉謂公無媿於龐德公焉  
公娶吳氏性行淑溫事舅姑孝處妯娌族姻和待下慈婦  
德母儀實兼之人謂公之拓業興宗內助之力居多督男  
詩書飭女桑麻內外肅然家法爲邑里最至大己酉夏四  
月十有三日公無疾與家人訣怡然而逝享年五十有一  
自此吳氏綜理家務十有六年節適合宜家不墜益裕真  
與公媲德合美雖伯鸞之孟光淵明之翟氏無足多遜生  
于景定辛酉秋八月十有六日沒以泰定甲子春三月七  
日享年六十有四子男二某某女二人某某子壻也孫男  
四人向學穎敏二子深以二親窳窳未卜爲歉甲子冬青  
囊師指牛眠吉地在分水之原其地與二從弟共之議探

籌決所歸一拈而得地旁近田若山皆輻湊壁完若神授  
 天相然實公為善之報亦二子孝感也合葬自姬公以來  
 未之有改謹遵之以乙丑歲春二月十有六日襄事念公  
 潛德如許有美弗傳不仁而不可為也四年冬丁卯十二  
 月遂以行實介塾師倪君諉同郡陳某誌銘之某聞公善  
 於倪君也久今茲又讀事狀紀實不誣其何可辭然聞君  
 子有二道出與處也汪氏之出而顯者如前所舉二公畫  
 繡於稱汪黃玉堂以行李伯紀謫詞取譏出而媿孰若處  
 而安出者難工處者易持尚矣古桃源隱者潔身不仕半  
 山以有父子無君臣少之今小桃源公家居數世隱亦如  
 之公之令子篤志勵諸子以學彬彬向成立未有久隱而  
 不顯者昌黎韓子有言明天子在上可以出而仕矣願階  
 庭蘭玉力學待時以印斯言趾畫繡玉堂之美而無其疵  
 使人曰傳巖處士濟川和羹不在其身在其子孫不亦遠  
 有耿光乎哉越明年戊辰春正月望始克謹誌而銘誌銘  
 曰小桃源霞蒸川原分水隱君阡配同穴劒雙潛永固安  
 慶綿延

汪希賢 泰初 行狀

休甯 倪士毅 道川

公諱泰初字希賢姓汪氏其先自宣城遷居新安之黟曾  
 祖諱光祖祖諱一龍父諱元以隱德世其家號傳巖處士

公其長子也鄉先生定宇陳公銘處士墓已詳述其實公幼穎悟不羣傳巖公勗之曰吾家世以儒學相傳承承不墜汝輩宜自力公遂研求無怠常以躬行爲重故其詞翰不矜文藻而其操術則無愧古人事親先意承歡惟恐或感其心至正己酉傳巖公不疾而卒公哀痛號旻永懷雨泣宅兆未卜每念及之殆忘寢食泰定甲子母吳氏亦考終是冬始得地明年春遂合葬焉致孝慎終舉無違禮父喪之明年季父繼歿事世父如父飲食衣服惟謹終身不衰其於昆弟友愛甚篤情好怡然弟自幼多疾父母深念之每爲求醫禱神甚至願以身代從弟永平季父之子也

不幸早世無後喪葬之具公營辦無缺惟以其亡也速不得撫視永訣慘戚殊深居平每相謂曰吾父昆季三人今吾祖而下吾昆弟亦僅三人爾昆弟之難得若此安可不相視猶一身乎其課子遇一事一物必訓誨因人有善則稱之使知所勸因人有惡則戒之使知所懲隆禮延師義方篤教尤爲邑里之冠始娶吳繼娶李生子碩李喪又娶吳生子彪鼇子孝母慈鳴鳩伴仁曾無彼我之間又於此見公之能宜家也至於處鄉待人一是以忠恕爲本人多心悅而誠服之尊賢禮士急義周乏惓惓常若不及嘗謂世之人多爲子孫積財不若爲子孫積善使無善而徒有

財則於我如浮雲而已旨哉言也泰定閒比年歲饑設糜粥活人後值大稔四方賢士賦詩以頌其事者二百三十人因開大有吟盟集諸詩卷請於定宇陳先生存菴胡先生爲之考評與選者各以等差送賞所以激勵後進而敦尚道誼之交無不致力此非有卓見超乎流俗者不能也士毅之於公世家姪行也歲乙丑偶會於豐山一見心孚明年聘爲諸子師以士毅受學於陳先生贊助使之卒業自是日與諸子講明朱子之書闡發聖學越三年闢地築室俾士毅奉父母挈家而居焉又於居之左構遺經樓多集經史以便來學之士士毅方幸得昕夕炙教主張吾道豈期遽以元統甲戌八月四日頓逝遐邇聞之如悲其親年僅五旬有六其生之年月至元己卯仲冬月朔旦也公三子長未及壯次年踰志學次幼學而羸三子列請曰吾父平生知最者惟先生願爲狀其行嗚呼人琴亡矣廣陵散不復作矣感慨死生哀莫能寫又以誼不可辭執簡悽然淚隨筆落比次實跡冀知德者於此有考焉

橫岡重修汪王廟碑記

祠門 汪克寬 環谷

古者盛德必百世祀有功於民恒在祭法矧禦災捍患能福其民者乎忠烈汪王當隋之亂以布衣倡義募集驍勇捍禦一方暨唐高祖削平區宇遣使送款朝廷嘉之授以

方牧封之越國是時四海鼎沸羣雄蜂起據數州之土竊  
名字者不可勝計爭地爭城晝夜戰鬪斬艾蒼生若薙草  
菅然惟王保有六州奉隋正朔以待真主俾其境內之民  
得道鋒鏑如處承平之世邦人追思其義在在立廟祀之  
不忘水旱疫癘有禱輒應蓋七百年於此矣自宋迨我朝  
申錫王爵徽號八字崇於海濱恩秩寢隆蓋王之功德在  
民者無窮故民報之亦遐久而不怠也黟縣橫岡故有廟  
歲久隕圯至正四年甲申春二月里人程儀鳳兄弟捐貲  
改作秋七月落成堂寢門廡爲屋一十六楹棟宇宏麗丹  
漆輝耀肖像尊嚴軒牖疎達復構四楹於廟之西偏命祝

史某居之以職熏修之役儀鳳割田十畝俾世會其入而  
繕葺其廟宇焉十年庚寅夏四月儀鳳請予文勒諸麗牲  
之碑乃敘其歲月而系以迎饗送神之詩厥田疆畝列之  
碑陰詩曰

桃源之山兮黟之水民思神德兮萬世無已廟成奕奕兮  
有寢有堂觚稜翬飛兮丹碧焜煌神之來兮驟兩蚪旌旗  
若雲兮靈風蕭颺黍稷馨兮芼蘋牲牢肥腍兮沈齊清醇  
福我壽我兮俾耆而艾五風十雨兮物無疵癘我民報祀  
兮彌厯被神之澤兮光無垠

儒學新增田糧記

婺源 胡 默 石 邱

黟在秦漢時爲大縣祁門石埭建平廣德皆其治也厥後  
分布地隸徽爲下邑其俗樸厚其人洎野多隱者山谷閒  
號桃源其學校庾積米歲僅十二石桑盛不給官師祿膳  
弗可言矣至正五年冬宣城陳侯眞孫來尹是縣首謁孔  
子廟訪咨徬徨謂其鄉人教諭李熊曰學校者教養之地  
有虞氏之庠曰米廩孟子曰庠者養也夫豈無故會監縣  
主簿典史諸君明倫堂上選曹史之良致邑士曰黟之疆  
場視古雖不同人性則無不同吾聞三年大比教之不行  
貢士無藝是有司失職豈非諸君子之羞哉古之於民聚  
而教之教而貢之微養不可也況田不井授士無恆產貧  
者反不若農工商救死不贍安能裹飯以務於學富者田  
連阡陌施予二氏無幾微恡孰若相學養士且使其子弟  
皆得以服禮義廉恥之教講尊君親上之道三綱立九法  
敘才彥彬彬若古先達鄉稱處士出爲名公卿豈非諸君  
子之樂哉聞者感激遂獻田焉明年春黟學增田士歌相  
慶伐石馳書胡默請記其事胡默曰黟之學舊矣陳侯始  
能俾民周養以修教是愛人以德而慕義者又能翕然鄉  
方以見人心天理之同新安士民之厚又以見朱夫子禮  
義之化斯不泯也勝元發爲鄆州民有爭田久不決者公  
曰學無會以良田飽頑民乎乃請爲學田黟俗雅厚無爭

訟風陳侯乃能勸民出田養士蜀素未知學文翁興學於  
蜀黟學久廢陳侯作興之其文翁之徒與亦滕公之徒與  
是可書矣侯字善甫監縣回回氏讚吉沙主簿畏吾兒人  
氏帖木兒典史王仕慶曹史胡息俊教諭字舜臣也能從  
事乎是得書

黟令周侯政績記

休甯趙 沔 東山

國家既平羣盜所復州邑大帥得承制具官時永嘉周侯  
君儒宰吾徽之黟縣卓然以廉能著稱沔蓋耳熟焉而未  
知所以爲政也今年六月以病求醫於黟寓縣北僧廬日  
與父老相接頗能言侯設施之詳且曰侯有陰德於人請

記其事余曰凡子云云皆侯之政爾何以爲陰德且居是  
官則不苟於其事侯非有爲而爲者又何以文爲父老曰  
不然郡邑不幸陷賊居人無更生之思矣賴朝廷厚恩復  
得列於編民當天兵遠臨刑威莫測饑饉洊至徵發繁興  
隕身喪家者何可勝紀而黟人以侯故咸免於非辜其爲  
陰德甚著記而傳焉以示吾邑人子孫使無忘侯德不亦  
可乎余嘉其辭直且喜道侯善政乃比其事而書之曰至  
正十三年三月侯始至官卽宣布朝廷恩德使民戶曉凡  
紀綱禁令悉復舊規選吏募民守要害人民翕然還業無  
復疑慮矣數日有使者至勸民入粟實軍儲侯言盜賊兵

火之餘民甫安集不宜遽有科擾使者怒以語侵侯且譖之於其長侯卽移文願解職事明日使者果至禍叵測侯毅然上道曰得一言而死足矣旣而主將察侯無罪第以不當辭職加誚讓而已還縣會府帖下錄諸從事者家侯曰詔書已釋罪錄其家非德意吏言始官軍至時給民印號以明歸正邑民不至者數十家當籍侯曰此等或轉徙他郡或避寇遠山未還或方從軍效用何遽論爲盜親治文書上之皆得免又有命徵郡邑大家城郡治侯力言小縣痍傷後不堪重役往返數四卒得請郡將捕叛卒之匿民間者大索境中比屋惶惑侯出令民無得輒動日與將居處親其鞫問不得妄有稱引民恃以安守疆卒言宣之太平縣一巡檢從百餘人突入境中不可止民駭之侯請主簿將民丁護歸邑中毋令擾民比至問所以來乃太平被盜時縣失其印以盜始從黥來欲執黥民牛李二人去問印所在侯謂巡檢曰公從二人者求縣印當卽其家索之不必以其人去乃與巡檢至李氏居坐門外遣卒入索印無有再命索之無有又命索之巡檢辭固遣卒入印終不可得至牛氏居亦如之巡檢媿屈一旦引去從人有泄其情者曰太平人有惡於富人某某與其吏謀遣卒襲執牛李歸拷令妄稱縣印在某某家乃致死牛李獄中則被

引者禍不可解而家破矣知計不行故去爾黠地壤沃一  
熟而飽三歲亂後耕稼失時溝渠壅底北門竭之渠經邑  
中曰槐溝積穢填蕪尤甚侯按圖考問差次其役疏浚有  
方咸復其舊縣第七都爲浮梁祁門走郡官道郡盜反復  
以來里無居人田皆蕪穢不治侯按視其地歎曰今茲艱  
食而田復不耕則失業者無還期矣乃下令遠近之民有  
能耕吾廢田者比秋成十分其入耕者取其六田主收其  
四明日負耒耜至者數十人侯親至田所勉勵之無種者  
假之不十日境內荒田皆蒔矣前此侯嘗禁邑中廩穀毋  
得糶入他境人以爲非至六七月米斗值十餘千黠人有  
餓者始服其遠見第七都所耕荒田大稔民賴以活者千  
餘家權茶使者治休甯吏卒出入芻午求茶商短長以怵  
吏民其來久矣守疆卒報有茶司吏止茶商境上責賦吏  
去而商與茶在侯使問商曰私茶以兩計汝憚稱量則毋  
入吾境俄有報巡茶卒十餘輩先後至者商計窮引避谷  
中焚茶而去卒至縣詣吏胥索食飲侯視其行橐曰此輩  
得毋侵掠吾民耶設有言者我必以法治之卒聞大懼求  
茶商不可得潛散去各以所掠還民家而遁自是私茶不  
復入境吏卒亦罕來矣縣小吏沈甲與民李丙家爭磨石  
私遣尉卒索之居十日丙男婦死李乙言婦有孕尉卒暴

之致死事由沈甲侯曰與人爭磨石不言官私使尉卒卒  
不稟尉而往皆有罪卽收繫之謂乙曰汝言婦由卒死惟  
驗乃辨設驗不實則汝罪亦不輕也吾視汝特怨沈與卒  
欲以人命破其家爾乙不服侯問婦有他親屬乎乙言有  
母兄在卽杖收乙呼問其母兄女死果有寃當驗耶皆曰  
女病篤非有侵暴事不忍從驗也乃從之釋乙而論吏卒  
如法其聽訟謹審多類此駭地陝號大家不過三四官吏  
遠來常恐失其意於是舉一縣事惟所欲爲而細民告病  
矣郡邑甫定吏每持豪民陷賊事民得以財自解則所負  
挾無異平時侯知盜所從起無深惡於其民臨政明辨而  
遣決剛毅大家者不敢嘗以私服役公庭唯謹小大相安  
而邑無事矣公退杜門自奉甚約至不可堪有慍見者亦  
弗恤也凡皆駭人之言如此侯以發陰私不畏強禦爲怨  
家所傾然事本末吏牘具存雖巧詆莫能文致不過直以  
非罪罪之而已故邑人尤惜之欲來者之不能忘而公論  
之遂不泯也是有假於余言焉訪聞邇歲廷議以盜賊滋  
蔓由守令非才有旨牧守得不次試用稱職者滿歲爲眞  
嘗竊歎曰起一世人材共成治安之業事無急於斯者聖  
天子憂民至深至切顧方伯連帥舉措何如耳侯才識通  
練尤長治劇以諸生爲府吏厯茶鹽漕所至舉法除弊卓

卓有聲爲書論浙鹽積滯究其蠹害甚詳大要以三歲一  
任煎爲說嘗恤爲吏者無所師法述臨民出政之方五十  
條以授初仕者從軍策畫多中以功擢用其素所樹立欲  
自表見於當世故爲令期月具有成績乃卒與冗官俱罷  
又遭摧抑如此誠遠近所共歎也爲之記不惟以慰邑人  
之思庶幾在上者知艱難中爲朝廷牧養小民有若侯之  
用心誠爲難得而公卿大夫有意乎興賢育材以報國家  
於無疆者亦將有感於斯焉

余友趙子常作黥令周侯政績記讀之者往往慕其爲  
人悅其爲政而愀然於其所遭也謂士君子之仕也亦  
惟其心焉耳以有常之心爲可繼之道應接聽斷之頃  
不知有吾身焉則仁愛之發無所抑遏清明剛決才力  
自倍苟德澤施於所及而來者可以取法焉斯已矣彼  
爲邑者心乎斯民異於周侯而其逢遇乃相十百侯固  
不肯以此易彼則作記者之意直敘其成績使有是心  
而才力不至者是規是倣以廣其澤云爾故表而出之  
以告讀者新安朱升跋

倪仲宏先生

士毅

改葬誌

休甯

趙

汭東山

新安有賢行君子曰倪仲宏先生以其學教授于黥二十  
有三年旣沒而家貧不能葬逾四年乃克返葬于休甯故

里赤邱之原地下濕欲更諸爽塏力未能也黥人思先生之德久而不忘門人汪志道其弟存心相與謀曰先生設教吾邑遂畱家焉蓋所謂沒而可祭於社者吾里西北黃坑有善地請改葬先生于此以系邑人之思可乎其孤聞之謙不敢當又二年爲至正十四年冬十有二月邑令永嘉周侯希濂赴官饒州道過汪氏之居聞其言而嘆美之曰吾於此得以知先生之賢且以弟子之地而葬其師義無不可者卽日命志道存心以己意爲書授先生家又命諸孤急諷日營葬而後去於是遂以今年己未正月癸酉改葬先生於黥南坑余思塢之原從黥人之志也先生守身制行不爲名高而事親至孝接物以誠非其人不交非其有不取非仁義道德之說嘗論定於郡先師朱子者不以教人凡卑污苟賤之事不接於身利害得失揣摩計較之辭不挂於口雖大寒暑未嘗一日輟其業以嬉終其身人不見疾言遽色是故黥人信其言而尊其行旣沒而復思之倪氏世家休甯至先生而益貧無以爲生居常授徒以養黥人汪君泰初聞其賢而敬禮之築室霞阜里中請先生奉二親來居躬率子弟爲邑人問學焉志道存心皆其子也先生諱士毅仲宏其字曾祖機祖文虎考良弼皆以文學教授其師曰陳壽翁先生亦休甯人所注書曰四

書輯釋闡坊購其初藁刻之嘗別為纂釋之例甚精書未脫藁又將以次及他經皆未就而卒其卒以戊子歲四月九日年四十有六娶吳氏子男四人尚綱尚德尚誼尚禮尚綱後汪氏尚誼為從父士安子女嫁徐顯孫男銓女幼始先生居父喪未終而感疾不起又三年而太夫人與吳氏相繼卒故黥人尤哀之葬之日凡為先生之賓友與門生弟子皆切感黥人之知義周侯之樂善而先生身教之道益彰也既葬乃謀買石刻文墓次以仿自幼為先生所知又號為能知先生者則授筆焉仿閱戰國秦漢以來大道既隱而忠信孝友醇厚士未嘗無也聖學復明於近代士始以知道為宗久之又失其傳而學者益以空言自蔽由是高節卓行鮮復見稱於時則民偽滋而世變極矣若吾仲宏者何可得哉姑因志改葬略見其為人如此使君子有所考焉

黃氏厚本莊記

葵源

汪澤民

叔志諡文節

古者封窆樹壤而有堂坊夏屋馬鬣之制厥後有冢有廬舍祠有禴烝田追遠致愨蓋不忘其所由生反始以厚其本也然非嗣允昌族屬盛則墟墓之哀曷從生焉故尊祖必俸族所以保邨墓其本一也黥黃氏真元有義田曰厚本莊述其事命從弟安以書來請記其言曰黃氏自江夏

遷古城始祖選五子闔門六十口以義同爨二十年雍睦  
無閒人以義門稱且卜其後當有顯者宋正和中待御史  
葆光直言排奸屢斥不撓俸給周族姍卒之日無餘貲有  
若賀州守德明通州戶曹仕龍章綬接武文行灼著迨月  
潭隱士時遇以高標伏鄉里二子三孫曰真道曰真寶皆  
曰真元幼侍二兄講學念祖宗積德數百年今展墓弗  
時芻牧弗禁責將安歸異日必買田效范公法每相與孜  
孜慨嘆力莫逮志二兄又繼歿幸伏臘少贏擇其膏壤凡  
爲畝六百立莊建祠無旱槁憂歲之日祀先古瞻吾族於  
是始祖而下豕木蓊鬱祭膳羶薌族之眾百餘口日會歲  
帛婚嫁喪祭給支有等延致碩師詩書禮義訓其子弟規  
式凡目具識他石真元曷敢希大賢庶乎抒孝思酬兄志  
而垂永久願矜而寵之黃氏宗祊有耀焉余童世知慕范  
公爲人壯歲宦公之鄉拜公之像觀高田帖益知公之仁  
其族碑刻置田與學規世守如一日余漫仕卅載寡約如  
初蚤有志而老不得遂也聞黃氏請深嘉之竊自感焉蓋  
黃氏風義非一世尚隆孝友崇禮義封殖繼承本厚支繁  
幽堂妥靈安知無顯人若柱史者出義益遠而門益大是  
爲記元至正十一年五月 日立 嘉議大夫禮部尚書  
汪澤民撰文叅書中順大夫江西等處儒學提舉馮福可



登諸祀典將百千世不泯也而汪則據有六州以歸唐功  
 德尤盛二族蕃衍以宦以遊散布天下而其居於古黟縣  
 者尤盛汪之丞相伯彥閣學義端二公又其尤也入至元  
 來至今且百年黟汪未有繼美者故吾於成德屬意焉成  
 德有志之士也其祖某以舉進士為業至元科舉廢尊君  
 某惟以繼述教子為務比年兵亂成德扞鄉井如忠壯忠  
 烈之為者歲已酉以鄉兵內附又如忠烈之歸唐黟汪其  
 復昌於成德也歟成德今之蕭縣以其治家者治官以其  
 御軍者御民以庭訓之詩禮立教道善風俗而後以學問  
 文章作成乎多士等而上之極儒者之功用致斯世於隆  
 平於是乎黟汪千年之家聲復昌於成德氏此升所以屬  
 意於神明之胄者豈以作宰望成德而已哉於其行書之  
 以識別

送汪致道蕭縣作宰序

祁門 汪克寬 環谷

彭城郡自古為重鎮蕭於春秋為附庸之國繇漢為縣實  
 南北要衝地也皇明奄有海內四方次第削平擇選循良  
 之材以任守令專撫字皇上愛民之深切德至渥也宗友  
 成德自其先世為文學家種德弗耀成德英齡穎異篤學  
 不羣既長練達世務余固知其濟時之畧矣壬辰兵作成  
 德散家財募集驍健捍禦鄉里郡將表為黟簿治政有能

聲比年令郡內訪求賢俊將授之以官太守舉以應詔公卿器其能擢主全椒簿未踰年以稱職聞陞宰徐之蕭縣行有日矣士友賦詩旅餞請余題其首酒半余餞言曰若祖若父之積鬱而未發汪氏之門其將昌大於子乎成德受學於仲宏倪先生仲宏實首科進士定宇陳公之高弟也講劇義理學有原委今而製錦男邦敬信節用以時使民之則得之素習他日政成課最必有大異於人者讀法施教之暇問蕭叔之遺跡或因公至郡登項籍劉寄奴戲馬臺訪王元謨吳明徹李光弼張建封戰爭之所相羊蘇長翁之黃樓而題咏以紀其勝慨異目衣錦南歸余尚拭目觀之祝輒既遂書以為序

蕭縣令汪公

致道

墓誌銘

婺源

汪

叡

蓉峯

嗚呼時哉出處之難也惟蕭縣令汪公當兵革擾攘之際從容周旋克保其家安全鄉里之民以歸于天朝終又不失祿仕歸老于家是蓋人所甚難而能優為之豈非操心制行之有素造物者亦陰有以相之與故人陳自新狀其行來為請墓道之銘故不辭而誌之曰公名致道字成德吾徽之黟人也曾祖諱一龍祖諱元號傳巖居士考諱太初俱有厚德隱不仕誌其祖墓者休甯陳定宇先生櫟誌其考墓者前進士祁門汪克寬也母吳氏文獻故家公自

幼倜儻不羣厥考延倪仲宏先生毅篤義方之訓與弟存  
心成性亦知勸勉元統甲戌公年十六弟年十二卽喪其  
考率先將事哀毀盡禮治喪葬祭稟承倪先生一遵文公  
家禮事母盡孝道總理家務植立戶門鄉閭稱善越十年  
甲辰喪其母一循故典壬辰兵變所在剽掠乃捐家貲以  
保鄉里繼募義兵從官軍復郡邑主帥李克魯上其功署  
黟縣簿歲丁酉天兵南下甯河王時僉樞密院事總兵克  
定吾徽公卽以所部義兵散歸田里而籍其名數於有司  
邑令賢公之爲人具書幣禮請至仍牒委以縣簿率吏民  
往築郡城晝夜盡瘁民忘其勞歲癸卯郡守李納薦于朝  
授滁州全椒縣簿之官未踰年改監安慶湖池規畫有方  
錫報優異中書省以才幹委覈鎮江之丹徒丹陽金壇民  
兵單騎而往躬循村落召集鄰戚參詢互考實情無隱休  
役而家居者諭令還戍逃亡而戶絕者官錄其產鰥寡廢  
疾者削籍爲民旣復命洪武戊申陞知徐州蕭縣地當南  
北之衝累年兵燹人民散逃下車之初竭力招懷禮下賢  
俊恤孤抑強旣踰時民襁負歸耕庶務咸理治爲諸縣最  
俄有點吏以飛語中公部使者廉公治行懲吏奸欺而公  
略不自辨唯求解印南歸使者嘆曰汪知縣忠厚長者乃  
從其請旣歸田里日以詩酒自娛散步邱園遇田夫野老

笑談忘倦自號高閑野叟公之出處進退大略如此至於友愛其弟至老不異待宗族鄉里恩義無爽接朋友久而能敬初倪先生葬未得地卽與其弟謀捐重貲購地于余思塢力爲遷葬詳見東山趙訪先生改葬誌大抵公之接人待物忠信端慤終始不渝故人無貴賤皆聽信之鄉里稱之曰成德之排難解紛如魯仲連望廬自訟如王彥方是蓋操心制行之有素者與公生于元之延祐己未七月十有五曰歿于洪武乙卯之十月十有二日享年五十有七葬邑南五都西村之原負壬亥面巳丙是歲之十有二月十日也配李氏生于延祐辛酉六月後公五年卒己未之二月二十有九日也子男三人敦禮敦義敦仁敦禮早卒敦義以故家子弟強之吏于邑坐謫壽春敦仁守先業崇拓基緒克承先志女一人適賓州同知金瑜休甯望族也旣誌之復爲之銘銘曰奚仕之艱自古乃然涇渭混合汨濁曷宣巖巖城闈播播流泉土膏石泐獸潛鱗淵休哉惟公終始克全元之季世兵革寇攘旣完厥家以甯其鄉天兵赫臨民安厥常聞譽已著那避譽揚出覈民兵于彼丹陽義聲昭矣文華亦韡陞令于蕭政化敷美曾未半載民歸如市志不終遂遄歸故里邑氓號呼如失怙恃昔率義師保聚爲宜旣樂昇平民恬以熙祿仕賊罟波潰于時

行義卓卓如公者希壽終于庭生榮死哀桃溪溶溶西村  
兆宅山峙川流允昭厥德令德允昭縣祖豐澤膏沃光融  
後允繁碩勒之貞珉永徵無斁

徵士孫君寬墓誌銘

訓導 邵 諡 休甯

洪武十六年癸亥冬十有一月某日歿徵士孫寬以疾卒  
於京師寓所次年春遺腹子思文生其弟宏奉徵士匱歸  
於故里越三年丁卯月日葬於黃陂之原今又十五年矣  
其孤思文以叔父宏所為狀謁余泣而請曰先人力學為  
善不獲施之當世顯於天下年及壯而歿今墓木拱矣而  
石未有文恐遂沈泯孤之罪也乞為之銘用光泉壤曩予  
司教黟學時徵士沒已數年士林嘗樂道其行誼予心慕  
之今思文年未弱冠能圖其親於不朽可謂孝矣予雖蕪  
陋銘曷敢辭按狀徵士諱寬伯容字也孫氏系出富春唐  
末有諱師睦者避孫儒之亂自廣陵來居黟五世諱七者  
徙邑之月塘與轉運使公抗為再從兄弟九世諱本梓者  
復徙邑之古築傳至徵士又七世焉父谷寶母汪氏自父  
以上比世皆隱德弗仕然能承受禮法師表一鄉谷寶性  
澹樸修身謹行克自樹立當元至正壬辰後兵革擾攘之  
際散財紓難自安耕讀教育其子弟國朝洪武初倪仲宏  
先生之子尚綱為黟學教諭乃使徵士從之受經學有本

原所得必見之躬行居家孝友事父母愛敬盡禮凡遇生辰嘉會雖出必歸致遠方珍果異味以爲獻於弟怡怡愉愉出入飲食必與之共里中有忿爭者每以理喻雖素橫亦斂容十五年壬戌詔舉經明行修之士知縣郭衡亟薦之徵士固辭不得則來京師與鄭韜等入見賜錕未授職歸明年冬復需次居京邸日閉戶靜坐讀經史或與同徵之士相酬唱情自適也眾方期其顯用而遽溘逝咸致深惜焉距生於元至正十三年癸巳二月十九日子時年三十有一配盧氏賢而有節操子男一人思文善承母教能讀父書徵士氣體清癯而自豐於德雖未見用而已有可用之實使天假之年其建立宜何如也豈止于斯哉銘曰而善之積而壽胡不多吁嗟徵士如命何章水瀾瀾碧山峩峩培其根者庶以榮其柯

余氏環山樓記

國子博士

王

敬復原  
廬陵

環駮邑多山其高且大者峰連岫接磅礴宇宙如重城厚郭聯絡駮邑之外距邑治東向而近著姓余氏居焉其名曰徽質厚而氣和行純而學敏蓋能篤於自勵以成其業者也嘗構岑樓貯書數千卷日種學績文於其間先是友人爲書環山樓三字以扁之未有發揮其義逮領賢書上春官終業成均乃徵予記予詢之曰岡巒起伏縈回妍秀

若鳳鸞飛舞後猊蹲踞而綿亙於東北者則黃山也孤嶂  
特立隆崇突兀屏風矗起劍槩交攢而列峙於西南者則  
丁與二峰也高薄霄漢潤含雨露如環如衛如拱如揖又  
如陣雲奔馬爭奇獻秀於四維而嵐光林影冉冉在几席  
閒皆斯景之得於心也較其形勝雖無匡廬九華雲門天  
台雁蕩瑰奇靈異之狀然得此於邑里闐闐之中譬之適  
異域者見似人不亦快乎予曰佳哉黟邑據多山之勝而  
斯樓又盡得夫環山之勝者也宜其子之處於斯玩心高  
明放志幽渺窮溫柔敦厚之旨驗化育流行之機與夫琴  
書之娛樽俎之樂無適而非心之所樂也奚俟予言哉雖  
然予博士也徽太學生也有師友之分義不可以無言也  
夫岡巒之頽然崖壁之屹然者山之質也四時朝暮草木  
榮悴而文燦然日星出沒而光昱然雲煙開斂而容盎然  
雨暘晦明而氣充然其所以變化不一者山之文也人能  
玩其頽然屹然者以厚其質則修諸己也必至玩其粲然  
昱然盎然充然者以培其文則見諸用也必達徽之有此  
其知勉乎宋石守道先生奉符人也讀書徂徠山中學成  
行尊爲胄監直講學者不稱其姓名以山配稱之人不敢  
有所損益無他地以人重也徽當年富力強之秋際永樂  
文明之運其進蓋未易量也異時襲芳趾美鳴玉廟朝揚

鑑郡國俾邑之人過而指曰此余氏讀書之所也則山亦  
增其重矣顧不美歟或曰樓構於徽之先君子良徽特善  
繼其志耳此尤孝之大者也徽字彥徽於予最厚云永樂  
十九年歲在辛丑秋七月

新繁胡大尹

壽安傳

南平

趙

弼

輔之

胡侯名壽安字克仁世家黜之橫岡新安太守育裔也洪  
武庚辰秋領鄉薦書入成均歷事天曹筮仕河南信陽令  
大著能聲尋調真定之獲鹿政聲益著未再葺丁內艱永  
樂甲午冬服闋復宰新繁視篆初首詢民瘼事有不便於  
民者罷之有益於民者舉行之每歲初自巡視鄉村勸民  
播耕遇田畝荒蕪或垣屋摧壞者詢其窘乏之由必捐俸  
資給常以古靈先生教民之言諭鄉耆里甲俾知親睦安  
分之道率皆從化侯性清儉在官惟麤衣糲食如韋布士  
嘗眠一紙帳自題句云紫絲步障簇春華臥雪眠雲自一  
家雪又不寒雲又暖扶持清夢到梅花其雅淡之情槩可  
見矣永樂乙未夏數月不雨田疇龜裂侯齋沐禱於神二  
日果大雨後圃種蘆菔數畦使客往來者採之以供盤飮  
或爲餽遺之禮人呼爲菜知縣其子從新安來省二月烹  
二鷄侯怒讓曰飲食之人則人賤之矣吾居官二十餘年  
常以奢侈爲戒猶恐弗能全始終之志爾今好大嚼詎不

爲吾累乎其子服訓亦甘淡泊侯三宰大邑未嘗攜妻子  
之任或曰子之名固美矣柰妻子何侯笑曰此庸者之見  
也吾豈無糟糠之義而不念乎嘗於是思之爛熟耳且夫  
吾輩昔讀聖賢書論居官治民之法孰不欲砥礪名節以  
操守爲志及登仕路則以耳目玩好聲色之物敗身家者  
比比焉矧婦人小子輩其性猶水有以金珠錦繡搖目之  
物蠱其心彼必欺吾而竊取之借使僥倖不露吾去任後  
人必詈笑曰胡某外佯廉而內實貪以是計之故不欲妻  
子之累身也是時彭邑故令魯姓者寡妻王氏本戎家女  
年少而容豔資產千計常慕侯之才德欲嫁之懇所親導  
意以諷侯侯曰吾將五旬未嘗爲失節事今若娶此失節  
之婦受此不義之財則吾亦爲失節之人行止掃地矣言  
者大愧戊戌春侯將考績囊橐罄然惟畜一馬欲售爲程  
途費馬忽病命獸醫陳某治之數日弗愈其家人來報曰  
汝妻死矣待汝歸方殯陳聞哀慟良久曰妻已死我至家  
安得生我宰公平日粗衣糲食撫民如子未嘗取我民半  
文錢吏不敢欺我里甲無敢擾我俾我民安於耕鑿皆宰  
公之恩也今赴京而馬病若此我若離去馬必危矣宰公  
以何爲路費乎我甯負亡妻不可負宰公乃遺書諭其子  
曰喪具稱家有無日吉則窀穸毋俟我歸也侯祖帳日繁

邑之民遮泣於道者千數雖婦人小子如悲親戚民以贖者皆卻之詩僧解定素爲侯所敬以布帛數端黃蘆葍十枚懇餽再四侯雅重定惟取蘆葍一枚餘皆還之者民匡榮宗強畱雙靴以昭惠愛至今存焉

屏山樓記

吉水

劉

靜

員外郎

屏山樓者舒君志道之所嘗也今年秋其姪壻太學上舍程廷珪持卷謁予官舍請記其後予與志道雖無一日之雅然質廷珪之言則其賢可知予聞徽之黟地多佳山水而屏山爲尤勝土壤甘腴泉流激射草本蔥蘢鳥聲上下故名家巨族高人逸士多居其間若舒氏是也舒居屏山凡若干世其先多隱德弗耀迨其叔文儒遊太學擢浙江都司斷事卓然有聲譽至志道兄弟三人俱才質清美器偉不凡不幸二兄物故撫姪孟成漢昭如己子樂耕稼之常而家益裕因江山之勝而所處益高遂建樓其中左則吉陽山三峯屹立森然如戟之列右則棲碧山羣岫聳拔峙然如螺之堆交筆凌霄則有丁峯巽峯之在前也清澈可掬則有一帶溪流之在下也是則斯樓又盡夫屏山之勝佳朋美士良時吉日而至志道必焚香鳴絃張筵設席而與之徘徊登眺其視庾元亮王仲宣無少遜劣焉然君之建是樓豈直爲燕翼貽謀之計抑有以自適自勵焉故

太常卿程公南雲河南僉憲鄭公雍言為篆其額春官亞卿王公時彥翰林修撰孫公曰恭繡衣夏公胡公皆為記其實而各特于軸矣又求諸名公歌咏其美裝潢成卷南城掌教胡先生已存于首復請予記于其後則君之切切于斯樓也可知矣雖然予奚能文者觀諸公之作皆沖容博雅長篇大章予獲次于其後是亦幸也吾想夫志道朝而登是樓也觀山川之勝豁心目之閒必反求諸身而使夫天理之昭著夕而登是樓也覽烟雲之變化而擴充其胸臆又必察之于已而使夫人欲之淨盡則斯樓豈徒為志道娛賓筵賞之所而實可以為進德修業之資況乎游心六藝之中窮神八極之表消遣世慮焚香默坐景與心涵心與理會又皆得夫斯樓之助其揭華扁而著雄文不亦宜乎俟他時持節觀風過屏山之境尚當沁筆賦之以為斯樓之壯姑書此以復

重修儒學記

新建 崔彥俊 郡守

夫子之道如日之行天水之在地歷萬世而無窮苟求其故不越乎綱常倫理而已綱常倫理在乎人心固未嘗泯息然其所以扶植而作新之者則在夫學校之教焉耳黷為徽郡屬邑學校之設遠矣廟堂像設歲久圯壞未見其能修之者宣德二年教諭泰和羅宏來掌學事視前積弊

慨然有志乎興作乃謂學校之責專之有司須行得爲而不暇爲吾又敢以非分而不爲哉幸得興教於斯可以集事遂與訓導毛檄謀於邑之耆民程文質相胥協贊勸率好義之士汪士濂等各助以金穀鳩工購材撤其舊而新之由是堂宇廡廊宏敞堅緻黝堊丹漆悉務修飾與夫聖賢像肖黻冕絺繪皆舉以法故輪焉奐焉足爲瞻仰而尤吉蠲致奠告厥成功且欲以助修之士勒諸碑陰使後有考證抑期其嗣而葺之者矣今年春致書訓導朱飾來請爲記予時承乏郡職昔嘗教育於學固知學校隆替責在有司今觀羅宏之爲是役也不勞力於民不費財於官以已之能而爲有司之不暇爲其用心亦既深切矣然古者立學專以明人倫爲禮義之所自出而夫子明先王之道任祖述憲章之寄古今之通祀是猶河瀆之宗瀛海山嶽之祖崑崙也廟祀弗舉奚可乎哉羅宏不以守職爲徇不以侵官爲嫌舉積弊而新其規聖容巍巍籩豆秩秩朔望奠謁進升講席習肄乎禮樂討論乎古今俾韋布諸生得以從容涵泳於教育之下治教隆而民俗美聖學明而賢材興則黜之學將與斯道爲無窮矣

秋水軒記

四川張駿

秋水有軒御史王君俊得原其祖積善翁舊所號以卜其

後之濬流者演迤而益大也第居在雲峯之椒有水週迴  
澄徹善鑒天光林影蕩漾泓渟而一髮無閒翁愛之軒之  
於上日夕相賓主至忘寢食孟舉詹右軍爲大書之昭世  
美也翁再傳至俊得而業之所卜者有在猥求是記夫水  
哉水哉何取於秋水也蓋四時之氣莫清於秋四時之水  
莫清於秋水水至秋而清則氣寓乎時時與物會彼其靜  
而泉淵舒而漣漪怒而湍激而濤變態雖百出而清自若  
也故浮而上止而下羽者鱗者潛者伏者噓者吸者妍者  
媿者舉皆囿於其中而竟弗克匿焉也吁此清也而清之  
清則方寸瑩然萬慮澹然操之持之澡之雪之不塞不溢  
不搏不激行其志而順其天則演迤泓渟而清也至翁之  
得之者深而流之者遠是以英秀篤生炯如清泉出壑秋  
水而爲神者也御史比冠中進士第以才諳登憲臺其激  
濁揚清有彥博之志澄之不淆撓之不濁汪汪有叔度之  
量君子謂其拓祖風而大之意天之嗇於前者必豐於後  
而王氏遺安已久而貽休於俊得也雖然軒秋水也豈直  
名耶尚或踐其實而勿忘乃祖之訓俾是似是引者稱厥  
家聲不墜清白則九原有作楊伯起定道然笑珠川其有  
光矣若夫左圖右書前箴後規軒中物也不書宣德四年  
夏四月行在浙江道監察御史錦城張駿

方伯王公 俊得 墓誌銘

南郡 劉永清

正統二年丁巳夏五月壬子廣東左布政使新安公卒於官先是公始邁疾聞者相屬於途是日公卒弔者哭之皆哀其子武等奉柩將歸葬持令大參雲閒黃公狀來請墓銘嗚呼尚寔忍銘吾友耶雖然不可使吾友之善不聞於後也乃敘而銘之按狀公諱俊得字大本世居新安之珠川先世祖諱公濟者仕宋爲朝散大夫提點刑獄時稱平恕曾大父諱義有陰德大父諱衮別號秋水貫穿經史負氣節元季能保障鄉里羣盜常過其邑不敢加暴迨夕遁去洪武初覈田使者聞秋水名卽其家咨訪甚驩洽受其所獻詩若干首由是一邑田稅得從輕例嘗被召入京師賜歸田里父諱鎖字永堅克濟世美力於行義鄉人德之母張氏有賢行子五人公最長溫潤秀朗器宇特殊及就學在塾序中見者爲之刮目或曰左氏世有陰德是其餘慶所鍾他日爲偉器必矣永樂丁亥預修永樂大典四方名流多與之約交學問由是大進登乙未科進士第初拜監察御史以勤勞陞河南按察副使奉敕參謀赤城都督軍事無何丁母夫人憂歸朝廷命使者卽其家起復爲廣東左布政使前於滇南却土酋之饋遺辨蔭子之妄冒持法守正於權貴爲之不撓於澗右黜賊吏剷豪黨善善惡

惡區別分明一則黔國特所珍重一則侍郎稱其達體此御史巡方岳時也贊畫戎政有文有武弁兵服其威嚴元戎嘉其精敏此憲副佐闈外時也其居左轄謂政理之要體有輕重敘有先後用有緩急早作夜思汲汲不敢暇逸謂安民莫先於吏治其有疎慢必糾正之化民莫急於風俗其有薄惡必革易之至若扶植善類剪薙羣黠勤懲之柄公心持之毅然不移行幾一歲諸事漸亦就理又嘗疏其民情條其事務之可行者與不可行者具請於朝命未及下而公逝矣在廣東其見諸行事大槩若斯公爲人端方明敏待下雖嚴而不苛眾亦憚之於賓友相接之際盎

然和氣可愛家庭之間兄弟相思愛天倫克篤諸子孫循教秩秩踐其禮節內外無閒言事二叔如事父母季父永靜同爲御史皆有時譽靜陞漢陽郡守公旣陞憲副又爲方伯遠近榮之平生小心周慎臨事極慮殫智務求必當歷官二十餘年事無過舉庶幾其終始全美者以洪武丙寅秋七月十七日生享年五十有二配黃氏側室吳氏子男五人女三人長曰周次曰文曰武皆成立有室曰憲年弱冠女曰京適士人楊伯明白臺在室皆黃氏所出季子曰禔幼女曰都吳氏所出孫男一人孫女一人卜是年冬月日葬古寺之源於乎公之志將欲建夫功業觀其

設施使不肩乎古之名世者殆未止也今已矣徒齋志以逝併其才美湮鬱而弗彰宜有銘也

銘曰既有其位又逢其時厥施弗彰其命曰噫

正統丁巳仲夏廣東右布政使南郡劉永清撰

東山庵記

邑人汪仲瀚

黟北距城十里地曰東山亢爽幽邃峯巒拱挹南枕頂游北望石鼓西對石盂東倚屏山乾坤艮巽四水來朝去抱誠一絕境也延祐庚申閒有居士善從者生邑西鮑氏築庵與師浮梁月堂禪師居之月堂遷主他所兩浙監運程君德卿爲檀度釋法綱繼之里人查太甫以庵隘施地廣之法綱與居士善從舒瑞庵闢新址德卿與弟瑞卿助建正殿肖靈山七尊相本里江天麟汪均美李景陽黃覺茂廣安方丈超無外本山福秀巖石鼓舜山主天尊提點徐碧潭胡月澗其勅殿構僧堂落成時戊寅八月也後沙門慶善繼之越四稔太平香城廣福德禪師暨遠近道俗美成十八應真土地祖師地藏眾相具福三門兩廡廚室靡有不備碧潭後于古庵基作禪塔期以昌厥後其上臥佛一軀表涅槃相至正八年戊子九月善從立石饒州浮梁景德寺住持簡菴元仲繼之逮聖朝改元闍黎淮西廬州平山隆禪師當元季渡江至黟遂居是地建圓通閣隆公

西逝徒蘭谷永禪師繼之亦淮西人皇明洪武十五年壬戌領印爲黟僧會司永公始爲僧會三十餘年壽八十二嗣徒三長昌勝能詩文領南京靈谷禪寺高僧次昌慶參方禮祖三昌濟黟世家子也邑之汪成德披度幼入金陵典藏靈谷戊子秋領劄住持縉雲昌谷後三載領本府祁閻珠溪寺住持今珠溪寺之月臺迺所建也丙申秋復居東山培青龍山以符風水建三門以壯觀仰飾諸故相增刻目連金剛伽藍監齋以備昭闡整飭屋宇煥然翼然爲之一新常住供器應緣法具莫不盡給復置田一十餘畝爲常住需宣德乙卯舉授本邑僧會職嗣徒曰繼賓者幼而岐嶷循循溫雅亦一釋氏之法器也本邑霞阜汪庭光爲檀度正統甲子冬因掘土得故碑惜乎文字剝落莫能識敬公因狀其事徵予記之勒石以圖不泯予推佛教之興基於西土自東漢始流於東夏其爲教也獎掖善類翊相王度以空寂之法遠聲離色咸欲人人而明具此心也承其教者苟非其人卽不能識宗旨而振宗風居其地苟非其家則未免有凌夷圯燬之壞嗚呼當元之季羣寇蠶作寺觀庵宇罔有不罹於兵燹而此庵巋然獨存豈非地靈而神物守護之嚴而致歟蓋地之靈卽能致人之傑若昔之法綱慶輩卽能崇大覺建大刹今之平山隆公蘭谷

永公本心敬公則能究宗乘而闡大教心明行修繼登顯  
職豈非人之傑歟矧乎輪奐飛驚莊嚴殊勝晨鐘暮鼓左  
旋右邁而梵唄之音鬼神震聳上有以爲國祝釐下有以  
爲俗禳禱神人有所瞻仰祖孫有所依歸燈燈相續心心  
相傳衣也鉢也菴也宇也歷千世而不已焉爾盛哉盛哉  
因爲之記而復以銘曰釋氏之興基於西方覃及中夏世  
遠彌昌庵曰東山復出黠陽崇彼大覺爲道之場歷元迄  
今歸然殿堂歷祖孫曾續承弗忘鼓鐘鏗鉦梵唄載揚闡  
佛之秘三乘采彰祝皇之慶萬壽無疆載賡載頌以熾以  
康于徒有依于祖有光式表勝因勒我詞章壽彼堅珉千  
世其芳

儒學科貢題名碑記

江西 陳三策 教諭

親民提調之官莫切於令而令所以牧養斯民提調學校  
也富春胡拱辰登己未進士第承恩來爲黠令下車首謁  
先聖聿興修理志登明倫堂觀科貢之名俱題於壁時語  
予曰此非良久計恐後漫滅越明年政通人和偕僚屬詢  
眾謀各助財購石命工以勒科貢名事成求予文弁諸首  
辭不獲已予謂科貢之設蓋以待詩書之士由此而進則  
咸懷忠良焉向學無石書名堂壁非敢後也實有待也今  
令尹立石以題名不惟著諸公行實之詳以垂不朽誠欲

馬馬志元 卷一四  
告示久遠激勵風化而勸勉後學也且諸公仕止存沒雖有不同而名則無仕止存沒之異存者觀之則自感激於懷而致君澤民之念永永不替沒者之子孫視之寧不感動於中而思繼祖父之志述祖父之事以無斲與後之來者博學力行繩繼題名於上不特無負令尹興學立石盛心抑亦爲鄉邑之榮學校之光而名流萬古也令尹然予言遂書

遺經樓詩卷後序

羅倫教授

道原於天而寓於經經作於聖人之手有志於聖人之學者  
者在明夫經以知夫道也聖途榛塞俗學沈迷世之人士能以一經遺子孫者鮮矣余掌教徽學聞駁邑鉅族汪士濂氏家世業儒其先大父希賢公構樓貯六經延師教諸子蓋不寶金玉而寶經籍也惜乎燬於回祿而樓與他經不存所幸當時倪仲宏先生訓經於樓有輯釋四書手稿獨存是以士濂一門子姪善繼善述不墜先志或新于樓或力于經心與經融身與經合日與明師良友講求刮磨六經之義易若何而潔淨精微書若何而疏通知遠詩若何而溫柔敦厚禮若何而恭儉莊敬春秋若何而屬辭比事躬行實踐而有用力之實其於經也豈尋常懸籤插架而謂之遺經也哉夫前人創樓居遺之以經者欲後人窮

經以致夫用也後之人登斯樓讀其遺經者在立夫身而光昭前人也若是聖人之道其繫於遺經也必矣汪氏之樓與經其遺於子孫者永矣此卷凡詩文若干篇皆當時名人君子紀述諷詠之詳茲不容贅余未獲登汪氏之樓而得觀遺經樓之詩卷三復敬嘆謹識歲月於後

興修碑記

休甯 程敏政 篁墩

成化二年莆田邱君諒以鄉進士被選知徽之黟縣至之日祇謁於邑中諸神祠若城隍廟若社稷若邑厲壇若東嶽行祠皆傾圯日就敗神所弗歆既視篆吏胥悉抱案牘從事於後堂日聽事之建徂歲滋深屋壁既欹梁木告朽坐者不敢安席其下舊矣君喟然嘆曰治民事神有司之先務而因陋踵故若此其何以副聖天子責望又祇謁先聖廟其弊視諸神祠退至學宮其弊視夫縣治既又錄勸分之粟則皆露諸野而無庾闕徵輸之物則庫入於壤而肩鑰無所施審辟於狴犴則其地穢惡不可近既又進吏民謂之曰國家之制申明旌善有亭以勵民俗社有學以教民子弟養濟有院以惠貧窮麗譙有樓以警昏曉梓行制令所以昭示臣民者有屋以庇風雨而此縣皆未之具其說云何吏民以故事對君慨然興曰是非所以道有司責也乃謀諸寮案以興修事白於府合均徭之剩金若干

及富民願割貲以助者若干掄材於山而授直於民工力  
役於農隙擇耆宿者四人以司出納而泉穀之簿則以吏  
胥之清慎者主之部署既定乃下日肇工縣作聽事以爲  
視政之所崇官牖以謹內外之防治之內則爲徵輸之庫  
爲狴犴而榜諸大門曰宣化治之外爲養濟之院爲倉庾  
而東西翼以兩樓作大鏞及鼓角其上而榜之曰鐘曰譙  
結以兩亭仍以故榜曰旌善凶申明而於廟學一事尤備  
若大成之殿櫺星之門夾以兩廡帶以神廚而明倫之堂  
輔以兩齋以公廡別爲會饌之堂連以兩廂又度於堂之  
旁以爲師生食息之所而更諸號舍爲樓榜諸學之大門  
曰科第列制科鄉舉之士其上以勛後進又爲兩社學於  
縣之南北隅爲陰陽學於譙樓之右榜澄清坊於巡按之  
治所爲二長廊以覆梓行之制令而城隍之廟山川社稷  
邑厲之壇與夫東嶽之行祠咸一新之輪奐之美視舊爲  
盛蓋肇工於成化三年正月望日訖工於是年十一月晦  
日未及一期而百廢具興民不知困若邱君可謂能副聖  
天子擇令之意者矣昔宋晉陵張公鑄知信州遇大水而  
能城水之所入垣郡府之缺考監軍之識立司理之獄作  
驛曰饒陽作宅曰迴車築二亭於門之外曰仁曰智爲垣  
九千尺爲屋五百楹人但見城郭宮室之完而不知財之

所出見徒之合散而不知役使之及已王文公爲製興造之記稱其賢於世吏遠甚以今邛君所爲較之張君皆守令之臣而一則當夫巨浸之餘一則乘夫久弊之後豈不異世而同符也哉予家休甯與黟縣接境每聞父老言黟人之戴君如父母則君之賢於世吏又有在興修外者他日有登於令之堂禱於神之祠會其庾之粟學於公庠里校之間不幸而罹於狴犴無穢惡之苦貧窮而歸於養濟有依棲之托與夫亭樓之接於目鐘鼓之接於耳皆遺愛所繫也豈止乎一時之觀美也哉抑予聞國朝之令於黟者在洪武初有王君虎以治最召拜工部侍郎正統中有胡君拱辰以治最擢授監察御史歷官布政使則邛君興修之舉豈惟追迹於先正而登陟之隆又將匹休於兩公可知矣因其縣之耆民舒志道余允恭汪叔淮輩來請文遂記之

重修縣廳記

程敏政

凡有所興作於其治者必其才之克於已惠之浹於下夫然後事易集而功可圖也才不克則僅僅自守而憚於爲惠不浹則上下之情闕而民不樂求集事而圖眾功之成於一旦烏可得哉若高君之治黟而百廢具興殆所謂才克而惠浹者與黟之儒紳義民耆宿合詞而言於予曰高

君下車卽剗其俗之弊者與民更始繼振其學之令而均其邑之賦使知向方而足以自裕蓋期年政成知其民之可與有爲也而黟之廳事視諸弊獨甚前爲令者苟安而已君曰是將以出政而涖民不可但已言於上官請羨餘以爲之而凡學宮以暨憲院若公館若祠廟若倉庾若橋梁若街衢若坊表壞者葺之弊者新之皆捐俸以倡募工以作一無所取於民而民樂君之政相與趨事恐後以茲眾功舉之甚易而成之甚速山川增色士女胥慶而吾邦遂爲壯邑非復舊之爲黟者矣令君之功豈可泯乎請紀其成爲來者勸黟人之言如此予觀近世之有所興作於其治者或舉其一而遺其二或僅以取具而莫圖其全者才不克與或兼舉圖全而傷民之財力遂至於僨事者惠不浹與才克而惠浹若高君豈非世吏之難得者哉是可書已君福州長樂人名伯齡由鄉進士宏治丙辰授知黟縣事以公慎自勵凡他邑之訟多願取決上官委之而巡按憲臣遣使勞之黟人但恐其遷擢而去也蓋予家居日擊其事云

承澤堂記

程敏政

天下之姓皆出於古聖賢之後而胡氏之先當周時受封於陳以奉舜祀其緒系蔓延衍於天下在晉有諱育者爲

新安太守愛黟山水之勝始自青州徙家於橫岡之上至  
諱明星者梁天監中爲太常卿家居有闢壤穿渠之功去  
今蓋千餘歲而民之仰其利思其人者如一日也遂相與  
祠於橫岡之上春秋祀之不衰其詳見於郡志其子孫在  
宋有嵩崇兄弟者俱舉進士第其後繼繼不絕迨我朝有  
伯安者年九十餘受冠帶之令其弟仕林起明經爲廣宗  
令嘗扁其堂曰承澤永樂間堂圯不治幾屬他人而仕林  
之弟以佐力以亢宗起廢爲志命其子瑩倡貲以復之旣  
又得周王書承澤堂三大字揭諸望楣藩翰煌然鄉人改  
觀以爲故家文獻之足徵也瑩從事有司上京亦授官帶  
之令將歸來謁記予聞孟子曰君子之澤五世而斬蓋世  
澤遠微理之常也孟子亦獨言其大畧耳若夫聖賢者其  
功被於後世則亦有萬世之澤不可尚已彼其後世人雖  
已疎迷而其功足以利一方則其澤亦豈獨隨其服而遽  
忘哉若太常是已夫當南北分裂之際立國左者尊崇佛  
事競詞藻上下化之靡然成風而太常君於其時拳拳農  
畝普求水利以永濟乎鄉人蓋亦可謂出羣之士惜乎其  
所施者僅以惠一隅而不足以及天下其所得者僅以善  
其身而不足以挽一時之頹俗顧又史逸其名俾其生平  
大節泯然無聞是故有以見當時所崇敬者不在此而亦

豈非君子之不幸哉然其子孫傳數十世歷八百餘年而家聲不墜愈久益振處者有壽而出者有祿則天之所以報君子亦固有在此而不在彼者胡氏嗣人登斯堂也仰而思之尚亦懋懋以繼先烈裕後昆則太常之澤而斯堂之名與黟山水相高於百代之下而無窮也

旌義堂記

淳安 胡拱宸 共之

正統辛酉之年予宰黟縣歲旱饑者民胡彥本慨然出粟一千二十石賑鄉人千四百三十戶有奇予以奏聞上遣使齎勅獎諭勞以羊酒旌爲義民且復其丁役天章雲翰輝煌閭里彥本感恩無任因年老且病使其子志廣詣闕謝恩上復賜宴時縉紳士夫莫不交榮之命下之日別作堂置璽書其上問名於予予惟璽書之言旌義卽奉之以名斯堂尊詔命也夫義者利之和也利物足以和義聖賢拳拳於義利之辨以義之在內爲重耳彥本以安定之裔生朱子之鄉其於義利輕重之辨明且熟矣况承祖父饒治之餘視閭閻之困乏推己之有餘以濟人之不足其視矜所有以幸所無者賢不賢何如也然則璽書之旌與縉紳士夫之榮豈不宜然乎哉吾知升斯堂也肅然天顏之在目儼然玉音之在耳飭乃心志慎乃作爲底忠厚之歸以副褒嘉之意不惟保命名於其身抑將延慶澤於其子

孫矣予併記以俟

世德堂記

婺源汪舜民從仁

堂名世德知所本也基於黟北黃陂之東構於故汪處士  
贈奉直大夫南京工部員外郎志善扁於其孫邑庠生潮  
其先與余同出越國公其派盛於宋簽樞彥及之世而國  
朝遂昌知縣淮其父延平府學訓導以朝其弟第進士歷  
知武岡陝二州遷南京工部郎中璿其子晉州判官貞江  
山縣知縣應義民仕政炊其從子義官芝其從孫也潮與  
其羣從泗沂滋妣業舉子游庠有年駸駸向進出者名實  
加於上下而遂昌尤以廉著處者惠愛溥於鄉黨而奉直  
尤以義稱人知其累世所享之隆而不知其累世所修之  
厚此潮所以扁其堂焉詩曰凡周之士不顯亦世先儒以  
爲使凡周之士亦皆世世修德與周匹休堂扁之義固如  
此書曰世世享德堂扁之義亦未必不如此蓋德者諸福  
之基惟能世修之斯能世享之修之其本享之其效也昔  
人有出則治獄不冤爲政不殺處則道不拾遺鄉稱君子  
而慶鍾於子孫者是一世修而數世享矣矧世世修而世  
世享者乎若夫父德在民子雖汰虐而猶賴其福父怨實  
章子之善未能及人而無以庇其身者此又世德修與不  
修享與不享之往監也堂構滋久而堂中人事益昌以大

宜其有是扁後世升斯堂瞻斯扁尚知所務哉潮請記因  
述此以應之璿字舜璣崇階茂績方陟未已潮字禹勳學  
行兼粹登庸可立俟堂扁之光余益於是乎屬目宏治壬  
戌記

王方伯

俊得  
畱芳集序

胡拱辰

中奉大夫廣東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左布政使王公諱俊  
得字大本公薨六十餘年其家替奔奔嗣續繩繩有第四  
子繼憲年登八十收藏公之餘蹟荷沐國恩頒賜誥命奉  
領敕書都察院吏部考語戶部亞卿保章叅同時縉紳大  
夫鄉里親友贈賀詩文及祖父行狀墓誌銘輓詩祭文若  
干卷憲猶懼日久而或湮也迺謄成一帙名之曰畱芳集  
迺屬予言以弁其端予觀公之行狀墓誌銘其功勳政績  
備載昭昭茲不及綴而憲於爲孝之心猶歉然以爲未足  
復命諸姪各謄一本庶以傳於久遠此非能繼志述事弗  
忘其先世之德業者曷足以知此耶昔人有言莫爲之前  
雖美而弗彰莫爲之後雖盛而弗傳其是之謂與雖然是  
編之作後之人有得誦之不徒有以知公之遺德如此其  
盛而臣感朝廷恩榮之渥與子念庭幃顯耀之隆皆可以  
槩見焉宏治十四年三月南京工部尚書淳安胡拱辰序

詩經正義序

海甯 查志隆

詩經正義若干卷我邑侯南臺許先生蚤歲下帷專門詩學獨有得於三百篇之微旨而摩錄成編且有年矣邑諸生聞而請受業焉則遂出以訓諸生諸生讀已僉曰詩之正義在是傳誦人人諸卿士大夫聞之因得徧求而讀又僉曰詩之正義在是乃力請以付之梓人而遂以正義名焉夫聖人以六經垂教昭代以明經取士而詩居其一帝王之風化形是矣朝野之性情心術宣是矣宣聖之刪述備是矣四始舒音六義飾節而其要歸則使人興起而得乎義理之正非徒彫章縟采彬彬麗藻已也是故必有金溫玉潤之質者然後可與言詩必有洞雲湧泉之趣者然後可與言詩必有鉤深探隱含經味道之學者然後可與言詩三者一不備卽未免背壺奧而鼓蕪音也孔門可與則歐黃蘇呂家築一宮墻人挾一椽鑿自朱傳出而諸說盡廢朱子自以爲無遺憾宜矣此昭代所崇尚而萬世學詩者標的有在也夫何邇者鉛槧之士只視爲青紫筌蹄而鮮究心於實學文溢縹囊卷盈組帙不過支離彫篆剪綴碎錦焉爾其或奇而流於險僻高而入於元虛然朱說而盡背之則旣蠹食其母矣其於道性情乎何有孰有如我侯是編者洗剔煩瑣研極精微其本旨如水之必求其

源木之必沃其根衣裳之必挈其腰領其嚴正如老吏斷  
獄科條斬斬罔越尺寸其條理如草木焉根而幹幹而枝  
枝而葉而葩其穿貫如常山蛇勢首尾相爲嚮應其明白  
洞達如洪鈞一調而諧字不能妖英莖一正而淫哇不能  
亂以闡揚盛世之德化以發明宣聖之刪述以續述子朱  
子之訓義莫善是編非彼尚功利傳記誦競詭辨沒溺於  
淺聞小見以塗天下之耳目者比也是不惟有裨於經學  
抑永爲世教助矣古者仕學相資經術固所以經世務也  
我侯彙征第甲羽儀天衢剖符錫壤宰我海邑凡二載於  
茲曩時所得於詩之旨不其見諸經畧而明徵於世務也  
耶靖乃衷素羔羊伐檀之旨也飭乃屏翰桑扈崧高之旨  
也課乃農桑七月大田之旨也作乃士類菁莪棫樸之旨  
也崇乃俊乂千旄白駒之旨也煦育乃黎元甘棠泂酌之  
旨也德音不瑕天子是若行且應卷阿鳴鳳之會舉烝民  
喉舌之職奠南山邦家之基而升斯世斯民於鳧鷖旣醉  
之域如成周太和宇宙則詩學之用可涯量乎此我侯之  
所獨得而發其幾微於是編讀者宜有以默識而油然興  
矣余少時亦從事於詩學而愧未能也謬以一得神交千  
里又幸廁編氓不勝緇衣欵欵之好用是嘉樂以梓之告  
成敬綴數言爲之序

賜進士承德郎南京兵部車駕清吏司主事治下生查志  
隆頓首拜書

朱西村先生 通政事紀畧

邑人許天贈南臺

朱公諱通者文公九世孫也世居婺之長田其祖滌公僉  
判饒州後避寇亂遷於黟遂家焉公生而穎慧甫十歲卽  
能解毛詩左氏春秋鄉里羣異之至比之劉知幾林少穎  
云年十八補郡諸生益自刻勵恥作章句儒以修身學古  
爲賢行道濟時爲急故雖伏處黟陽而當世名公大人咸  
交譽之有求一見而不可得者天順五年以選貢入京師  
候銓選懷所作經義古文以謁當代宗匠閣臣李公賢見

而器之謂同列曰東南羽儀在是矣其殆考亭之辨香乎  
旋授河南歸德州同知甫下車輿利革弊銳於作爲郡舊  
濱大河南河流噴怒歲壞居民田舍號呼之聲中夜不絕  
公廉而憫之爲請於當事作外堤以防衝擊然當公之初  
請也當事有難色公力以身任之故凡度地測壤工食力  
作諸事皆公親爲督理務從堅厚功成而生佛萬家矣迄  
今猶呼之朱公堤云兩河風俗夙尚剽悍睚眦殺人持頭  
顛自首往往相屬公憐其愚而輕生曰經術不明故風俗  
不厚爲率師儒勤教化興禮讓有貪如狼狠如虎者羣赧  
然羞之其經公手校而面飭者咸彬彬然有儒雅風初公

之去京師而如河南也李公賢偕門人餞之有三年報最  
行且薦君之語公歷任二年有六月以勤公過瘁卒於官  
夫以公之學自是嗣音考亭公之才自當羽儀王國而又  
得大臣爲之薦剡其功名勲業庸可量耶乃竟以未及強  
仕而沒豈天之愛人有時而不勝夫氣數抑亦人事之感  
多所缺陷而材大者難爲用耶公平生手不釋卷所著有  
史漢雜錄西村文鈔家貧不能付剡剡未卽行世其居官  
以勵風節飭廉隅爲先卒之日囊無餘資同官爲之歛賻  
而歸襯於新安云

重建儒學記

錢塘江山主簿

黜舊學在今天尊觀今儒學天尊觀故址也正德癸酉郡  
守豫章熊公桂兩遷之何以遷勵文習也學故制卑隘雜  
市譁弗利士業觀宅碧山之麓羣岫羅擁而文峯直前秀  
特崇敞僉謂宜學是以遷功抑曷爲是亟也茲舉也巡按  
吳公實與激倡巡撫鄧公督學張公均嘉納羣議而營改  
之謀用是以決維時景定規向則績教敷鉞司厥董治則  
邑令何君以乙亥春正月肇事爰是撤故材增厥式廓而  
新之中左建大成殿東西爲廡前爲戟門又前爲櫺星門  
門之外爲泮池殿右爲明倫堂東西爲齋前爲行廊爲儀  
門殿左爲祠爲樓爲廡殿之後爲廡蓋祀賢儲廩餼居師

徒也繚以崇垣飾以丹堊蓋炳如矣丁丑秋九月訖工師  
生於故學迎先聖先賢而位焉釋奠告成禮也先是科第  
寥寥嘉靖壬午程君光顯戊子王君大度先後領薦君子  
謂遷學興之未有爲之記者丁亥秋予謫官來黟又明年  
己丑邑博胡君頤陳君誥強君英謂公茲舉大有裨學校  
弗記實大缺典且懼久或泯也爰率諸生白予以請辭弗  
可系之詞曰有碧山者如龍斯蟠神秀萃止于岡于巒孰  
開厥先宅彼琳宇有巖學宮曷於時處熊侯戾止陟茲崇  
邱爰相爰度靡咨道謀維撫及巡侯議是若維尹及博侯  
令是諾迺疆迺理撤故易新厥直孔將實維千金勉勉熊  
侯經營秩秩乃召工師作廟翼翼有泮斯池有戟斯門崇  
墉言言有明明倫聖茲賢茲潔彼登豆釋奠告成亦孔之  
厚濟濟多士藏焉修焉絃誦洋洋趨蹌後先明明熊侯小  
子有造爾師爾徒載習載教匪忠曷勸匪孝曷陳蜚英接  
跡爲時鳳麟赫赫熊侯令聞罔墜克懋厥勲永錫爾類

碧陽書院記

歙汪尚甯 廷德

黟學初基於碧山陽正德閒以陰陽家言徙今地故道觀  
也胡公祠在焉徙觀於故學地胡公祠從徙比年爲鄉縉  
紳廝役所佃而觀復徙東嶽胡公亦類祀東嶽嘉靖癸亥  
豫章虬峯謝公以明德之胄宰黟涖職之日首謁先師廟

禮成卽進多士曰黻故晦庵鄉郡也何無專祠周視學齋曰此多士會聚所也何無列舍又謁諸鄉先生祠曰胡公新徙斥莽何以虔薦事諸種種不稱乃多士請曰多士之有懷久矣惟君俟嘉惠之公曰予知之矣乃展采錯事由祖訓立化條端俗諭明訟規築隄陂繕徑術省逋貸均稅科議協濟數月功緒大興民頌聿起公聞之愀然曰養之而不知教是猶眾人之母也教之而不爲廣其藏修之區是百工之作無肆也乃召諭舒氏生捐地又約父老商畧公事以請督學楚侗耿公允之乃周申所司得報公首出俸金揆日規土命父老余巖龍王鏢程凱胡文華汪繼源余位輔程有庸王俸程文化等護作卽故明倫堂新之扁曰正經堂下東西翼堂之後樓曰靜觀樓疏朗虛廣黟山水之奇可盡中龕座以祀晦翁樓下爲會饌堂堂前敞豁延袤爲號舍六十餘楹外爲儀門扁曰碧陽書院又外爲戟門前臨通街復建胡公祠於東偏扁題聯偶皆公意旨又爲多士訂會約書教規七酌祀典廣祀田胥役器具罔不規畫經始孟冬期月竣事爲金若干嗣是多士雲集麗澤相觀公時至釐正俗學開示嚮往考德問業嘉善指迷士益爭相磨礪以規學益又二年丙寅庠生余天爵汪如川等請記其事夫建學令典也往往別建書院以示作新

猶或可省乎爾碧陽則異是邑學鮮列舍非此則講肄無所與他冗贅之書院異也有三善四徵焉申大儒之祀復名宦之蹟敦講學之會是謂三善聞之正經堂故明倫堂也其堂梁端題曰修於宏治癸亥曆六癸為今癸亥始恢復明年落成當甲子之期高皇帝設科取士實洪武甲子有符會焉運之所啟是謂天符先是觀宇遷圯僅畱堂墜有毀之者即風雷震擊嚇不敢動山靈護之而碧陽紫陽對峙若天定者物必有對事必有成是謂嶽靈黟之制科在宋為盛中更式微公立書院若惟德許君與遊其閒即起家連薦是謂文祥易觀為院鋤道家之徑開正學之域是謂道樞四徵既會而黟之人文崛起昌期可燭鏡矣多士其以是靈承於公庶正才鱗次鴻飛淵涵皆為名世之英公名廷傑新建人由己未進士繩其祖先達大司空文壯公之武令黟以賢改欵又一年陞工部主事

重建儒學記

欵方宏靜定之

歲二月不佞遷督南儲獲歸便道經於黟接黟侯王公輒鑒賞已而年家汪子晉謁不佞咨侯政則亟稱侯政善已而不佞南任移時則汪子馳都下以學博曹君等命徵言為記謂邑庠序故天尊觀址也創建有年籍第能以時修葺易易耳願當篆者視易若難兀然罕所事事無已少加

丹堊比年圯甚又祠宇箴亭處非其地明倫堂圯不可支  
閒邑宰至師生至立靡所幸天假侯來始謁先師輒周視  
呀呀此非有司責耶胡因仍若是在我奚却步爲越今年  
政治潢溢乃決策首捐俸贖百金士民樂佐百餘卜日鳩  
工市材陶甃簡勒幹數人敦匠事侯親自程課費心神自  
春經始告成於冬文廟齋廡諸已緝飾明倫則一木一甃  
悉侯規創啟聖祠故址明倫後駿奔促隘迺移於文廟左  
恢拓崇壯鄉賢名宦舊統祀侯計非禮聖箴故亭荒僻履  
所罔及侯於是易敬一亭於啟聖舊址重建二祠於廟左  
聖祠之後分祀之宅新遷豆祭皿稱是曩所廢者一切創  
制之設廚局焉壯哉茲役侯荷其勞後享其逸序於斯獻  
享於斯賓飲於斯麗澤於斯睹宏厥而思侯功則侯爲不  
朽哉敢請不佞聞而嘖嘖且汪子有通家好義甯緩頰夫  
令宰一邑廢則掃而更之責也矧學校閭巷首善昔魯頌  
泮宮春秋重民力罔儉鬻序令顧踵踵然逡巡廢弛則何  
以故彼竊謂官若遽廬大都淹迅弗越五載詎長子孫居  
也是不因循則坐顧惜因循者俄延歲月幸須臾無勞於  
其躬嗣有傾仆事倍功難則他人任耳顧惜者商費洪瑣  
取公餘則已瘠科私蓄則民仇哀蓬計拙以故修廢舉墜  
彼豈有胸無心者則職此失也迺侯獨不憚改作興大役

費則倚已筦庫靡因循亦靡顧惜佗視易而難侯視難而易非甚才德宜不及此蓋否泰相仍天運固然學校興廢人文污隆所關黜譽髦否久立泰故天賜侯與黜更始振拔士風曩不佞之鄖陽宿黜衍臺夢黜肇元坊則左券云黜士其勗哉黜序不治有司誠負於士身心怠壞士甯無負於有司侯故嚴訓式額會課爾多士其務運運乎晉勉新而操履新而學問新而割磨淬勵毋怠將必有掇巍科梯臚仕策勛明時垂譽後世符昔所夢觀者此不佞紀成意也亦侯新學校意也侯諱家光字君寵號謙山蓋三楚聞人云

重修儒學狀

河陽 王家光 知縣

在秦漢時黜爲壯邑延袤百里鴻嘉二年以黜爲廣德王國新莽出始廢改縣爲愬虜東漢復爲黜三國吳以歙分五縣與黜爲六置新都郡晉太康中改郡爲新安隋開皇中置歙州黜唐爲上縣永泰中楚方清平因其壘析本縣置祁門石埭爲三宋屬徽州爲黜縣大抵今黜祁門石埭凡三縣皆秦漢黜縣舊境而今黜則狹矣先是宋初儒宮居縣南國初因之正統知縣事胡拱辰始拓其地湫隘逼濕殊窘大觀厯成宏閒僅僅因緝舊址正德甲戌巡按御史吳鉞至謁廟始遷之得縣治西北天尊觀命郡守豫章

熊柱柄其事歷知縣何署縣事通判劉又知縣劉督築未  
成逮知縣陳九疇迺底厥績蓋在正德乙亥之冬云今考  
其志大成殿三楹兩廡各六大成門五去前六七尺許下  
瞰櫺星門右爲明倫堂三楹翼以兩齋各五儒學門肩大  
成門右數亦如之當山而門蒼翠接目雲屏素練襲泮映  
芹中突一峯干霄薄漢蓋爲學宮主峯云門外設科第坊  
扁署姓氏殿左稍前邇衢爲鄉賢名宦祠僅三間共祀兼  
爲訓導廳事祀由外人迺啟聖祠獨不得載焉今啟聖祠  
淺狹迫陋殊類市簷卑卑俯明倫後則何說哉豈當時苟  
簡暫栖與抑仍天尊觀舊蹟散漫無紀也敬一亭僻處東  
北隅荒穢人所不至褻掩聖箴殊可厘念蓋遯正德抵今  
上丁亥八十餘年閒而大成壞明倫圯兩廡兩齋傾櫺星  
三柵洞缺儒學大成兩門剝落而無色賢宦木主錯棲一  
宮師生經歲不甞不陞明倫堂缺講藝者蓋三年於茲有  
司朔望至僅僅儒門一揖望明倫堂太息而去乃敬一亭  
則無從睹矣卽春秋兩祀器無一存說者謂有司畏費憚  
工首鼠至此嗟可嘆哉因陋就簡一至此也家光去秋抵  
任謁先師周視惘然若履林陌爲令而不首學宮興教化  
則廉能何裨遂捐俸設貲儲材柘楹閒申一二官銀以協  
之日夜焦勞謀所以鼎建措置不至於觀厥成不止蓋今

年二月肇工九閱月而告成殿易棖更瓦輔柱飾丹兩廡  
扶如初制朽可易易之序諸賢之主列其中右明倫堂卽  
一楹一桷一礎皆創自鑿削兩齋緝圮匡頽一切如新堂  
後透迤數武創小寢顏其軒曰講藝庶幾哉登斯堂者退  
而藏修游息云軒後循崖而上廢啟聖舊祠移敬一亭置  
焉青蔥峭蒨爽塏窈密四箴燦列可睹矣殿左折而東少  
却地東西可十丈許南北如之稍前改舊楹爲啟聖祠宏  
壯巋麗棹楔一新祠後延袤得十餘武構數楹爲鄉賢名  
宦兩祠分祀之垣堵門額鼎煥崔然自是三祠品立修祀  
者得便宜從事矣門外科第儒林兩坊命工重新丹榜爛  
錯睹者神思飛動有振厲意他如祭器籩豆簠簋牲帛爐  
爵俎祝之類一切創造如制設廚廚之先是僅以磁碟代  
簠簋臨時辦貸祭畢各各攜去非禮也夫黟古名邑逮其  
後析爲三黟始狹而學宮隨之夫學宮何論縣哉先師諸  
賢薄海奉祀興賢肇俊率自明倫十室忠信固在所毓也  
家光固忘其邑之小而以崇儒興化爲務首建學宮得竣  
其事序其成功狀如左萬曆丁亥仲冬月吉知縣事沔陽  
王家光撰

重建徽國文公朱夫子祠堂記

邑人

舒榮都 日俞

方學博吳君之繕葺文廟也形家謂學宮之基不若城北

故址爲勝第勢難復徙於是因繕葺之餘資建文公夫子祠於故址以兼萃山川之勝俾諸生講藝其中諸生復以公之祠來請記予嘗誦孟氏之言歷譜聖統以迨孔子深以近聖人之居爲自慶幸竊謂舜文之揆不假地合豈孔孟之傳必藉居近亡亦境壤接者扇被特深邑里親者傳聞特確其考証尤可據而精神尤易洽與紫陽當乾道涵熙閒承濂洛諸儒之後而集其成前輩稱其括天地貫古今窮事物之奧極鴻纖之變其自謂生平所學惟正心誠意四字實尼山嫡派經傳所垂國朝著爲功令其有功於斯道甚大近代姚江以良知豎義後學喜其直捷競相祖述遂有凌駕於公之意不知姚江之良知閱百千艱苦而後得此其答羅整菴少宰云講習討論未嘗非內反觀內省未嘗遺外大旨皆符印紫陽晚年議論亦與之合中間小有異同猶望國門者取道人殊至止則一要非有牴牾也公之功如日月麗天江河行地在天下萬世而孕秀之地實在新安黟之視婺不啻鄒之視魯可無聞風而私淑者乎吳君之初公祠其欲萃山川之勝固也抑俾諸生之講藝於是者覩高山之在望動仰止之深思處爲真儒出爲名世使紫陽一脉不至遏佚無傳斯不負君意耳不然工帖括以徼利達取潤妻孥誇閭里而已斯其人方爲山

靈所棄奚萃勝之足云吳君暨同僚諸君邑里名氏已詳見余修黟學記中茲不復贅特爲推其意如右俾遊斯祠者思焉

重建三清殿碑記

邑人 舒崇功 謙夫

予家世邑治之東里號長甯里南隅山房一區爲眞元道院於里居蜿蜒拱揖脉出二峰地靈翕然院所從來遠元風代振仙者踵接章縫輩習公車業其間輒翩翩雲霄去在宋時吾族顯叔端甫兩公竹林成進士不具論已卽我朝學子駿發此中者爲甲第爲賢書爲賓薦騰蜚相望何止二十人雖文藻固蔚謂不藉箇地之力不可是非獨里

井翼衛抑斯文宅區蓋予假館二十餘年而後跳身出也院正宇五閒爲三清殿祀道教之祖肇自予上世高祖逢辰公嗣則予祖志道公偕族志明公締造至再神像整肅久著偉觀閱年百餘垣稍就損厥無完膚居者欲治不能觀者徒有太息予用是閔皇而恨未及也歲丙辰予幸提南宮旣而假還在里往視殿庭環堵幾盡榱傾十七獨中一閒尚屹然不拔神像儼如初也旣愀然復寬然愀者悲靈宇將頽坐廢不忍寬者喜正中無恙力尚易支銳議修造謀諸父老兄弟洎諸同儕僉是予言急捐數金爲之倡時里人義輸紛如而居停亦稍稍旁佐得貲若干爲購大

木聚羣材卜吉鳩庀論者謂予既圖更始烏用存舊盡舉而更新之稱尤快焉於是督役其閒命暨子持餉從之歷寒暑風雨不輟猶昔讀書山房時景同事亦力襄羣道竭蹶致工匠競勸而工倍集焉除正棟神像石座可存者磬奠不易外其擁神木座及週迴棟宇梁椽斗拱棖楹垣墉之屬靡不出自更剏顛末一新工既竣命丹青氏藻繪朱丹之潤色罔所不周里井互觀爭嘖壯麗且訝速成有嘲予者曰向也必存舊棟今一煥至此將無前則侈歟予謂不然存者爲妥神爲念祖且爲便眾煥者爲隆祀爲述先且未始大損眾也予何心因陋何心炫美事有宜酌體有宜森要歸於當耳客或謬譽首事觀成永肩一心唯子奏績予又否否不任受咎豈任受德是役也宰自父老襄自二三同事予何力之有焉第此局既完神靈倍濯諸文學相率就將後先騫翮而委贄於朝者同心共濟樹立漸偉步履漸戔上翼皇運內光先列里中胥而忠孝胥而悌信胥而親遜雍睦則予所幾幾望者予非敢要神倖福抑善願不病奢神之聽之或多取不忌耳殿經始於萬厯丁巳首夏底績於本年伏臘之杪予既喜茲役之畢無虛里勝又念諸同事雅有成勞義不容湮爲勒石識不忘而述其狀如此

周易元備序

知縣 楊紹震 進士

古開天聖人因蠱蠱取易因茹犀取象因疏取爻因圭取卦類托物命名耦時起化而至於先天元始超然意言象數之表者則元秘終古固存也馬鄭箋註王何清談此未闡其藩况能探元雖子雲傲體康節苞用子厚體用兼該然終圉圉扞格新安江生河洛摘寶岱華吐秘馭鳳於天海而控鶴於元都二十年來捐寢食忘日夜力追韋編三絕括龍圖窺天門之度羅犧象決地網之藏字櫛句比極深研幾用成此編匪特四聖精神江河行地并程朱命脈日月重光其覃思亦良苦矣洞元關歷元液而元風因以大暘元之又元眾妙之門是爲元備然元不必在滎河而在几席元亦不必在洛水而在徑靈索元於平無平不元則乾易坤簡之旨其於不言默成中有大領悟也江生雖未穎脫然余泣黟首擢時江生濬自元心余默結爲元賞元妙已露一斑撫是編而知易爲經世第一書深於易者必深於經世也將必爲治朝之瑞以文章爲政事而共納六字於元化云

黟屏山節孝朱母余氏墓誌銘

吉水 鄒元標

汪君疇氏篤論士也過予述其里朱母余氏節狀予輒爲神王作節母誌母蓋余元黃女十九歸朱處士應生方一

年餘生子今諸生正學才四月處士病甚母知不可起劍  
正學訣曰君卽不起當以身從處士憤曰我卽不得侍親  
稱爲人子撫兒稱爲人父子違誰尸其責泣數行下處士  
逝母猶抱前志姑厲語責之母始听然一意事姑鞠子爲  
事數十年里人罕窺其面正學爲諸生母始一解顏里中  
人欽母輒以高行聞於郡邑長郡邑聞於兩臺欲奏聞母  
厲辭責之曰爾謂我以夫市平鬱鬱不樂正學察母志不  
可奪也聞之當事始止夫世所稱鬢眉男子稍負奇氣輒  
自軒然旁若無人母烈烈如是韜而勿有君疇又述言母  
聞諸耆宿講名理誠正學納履請教正學兢兢惟恐負師  
友而孤庭訓母有子矣夫世縉紳先生聞正論輒揜耳欲  
走母一筭幃之流而勗子如是啟予多矣嗟乎知廉勇藝  
如四子夫子猶文以禮樂此其指何淵謂母厘厘以節孝  
顯似未足盡母雖不有節孝之名然國家功令具在停軜  
弔古振世維風君子卽在異世異地聞風亦當興起甯能  
忘母節也君疇語正學無忘錫類矣母生嘉靖辛酉年七  
月廿六日卒萬曆戊午年正月十三日享年五十有八子  
一正學娶胡氏孫男三人家賓家儒家友孫女三人母葬  
於珠川之陽銘曰猗歟母遭不造兮獨秉孤貞餌艱辛而  
若飴兮退而不有其名穀子於皇路兮以無忘先儒之程

植節易忘名難跡九鼎如一羽之輕兮卽泉扃其猶生光  
耿耿下垂兮千載無忘此銘

茶陵州同晴川孫公

志甫墓志銘 豫章 萬國欽 二愚

萬子初入新都蓋識孫生云生卽以談經進然方聞蘊藉  
其門風可挹也久之進汪邵二文學所爲叙記其先君茶  
陵公遺事謁余銘諸墓中余安能辭以余觀於二文學所  
論著茶陵公非獨循吏感意氣而立節槩亦當世賢人也  
爲志其大者公姓孫氏諱尚號晴川及仕而行其字曰志  
甫故識孫公於仕藉者皆以字也爲黟古築世家家貧出  
繼休甯東門汪姓者二十餘年爲汪起家不訾繼父卒行

三年喪汪故有子以富厚爲公功願中分其產公義不受  
徒步去之浙海上混迹魚鹽中三致千金緣手揮盡有宋  
甲以黠雄持賈人短長莫敢孰何公輒白狀直指廉其奸  
而抵之獄諸賈人德公不啻尸祝之矣願爲壽千金奉公  
祭酒而待成命公笑謝之曰乃公試爲之安能取償於若  
卒歲媿媿事錢刀爲去之金山以文無害從辟合史積有  
年勞待次郎選中明法科授彭城衛經歷嘗典將作有營  
繕功侍御史黃門郎交推轂之上由是知名然已九載歷  
三考矣得遷茶陵州同知道經桑梓奉天子所嘗勞彭城  
壘書焚黃邱隴上故父處士輔得稱郎徵仕而母汪與故

婦邨皆得稱孺人有榮名矣又請部告身具冠服焚奠於故所父汪翁之墓休甯人益高其義至其為郡無論他政廉平能侃侃執義不以郡民之命而奉鄙人之私懾伏衛帥而卒不敢為非此其政是豈依違澳忍以徇時好者哉在郡五載而民歌之使者代至莫不人人慰勞茶陵司馬且剡薦之也稍遷福建都司經歷年已七十矣竟請老歸居四載而卒為萬曆甲申正月二十六日以始生計之蓋正德辛未六月十二日也邨卒無子繼配吳舉元直即余所識孫生再繼金舉繼直皆國子生孫男四溥淇濬瀾乃繼直先公而逝茲圖葬事者惟元直葬期以萬曆丁亥二月十三日問首邨安在在黟之黃衣坦也後改葬巢霞鳴為之銘曰受性則烈為客而俠委質則臣為吏而循匪俠匪循其人美且仁

棧閣嶺路關記

邑人汪濟君楫

按昔譚畏途咸曰蜀道而雲棧劍閣其最也今邑之南有嶺亦云險可知已嶺際芳草連雲流水桃花出其下遡流以入幽奇如畫餘十里許洞然邑井人家矣太白云別有天地非此中耶嶺之巔為忠烈王祠世傳王跡鑿鑿蓋王之業著於黟而水口神臯若彼王眷茲土有以也越嶺之隘一徑橫斜斷崖千尺人騎相阨下臨不測金陵而南道

者阻之其於山溪之奇且無謂焉予甚憫之適道人明乙者募爲路闌以衛茲險而嗜義者爭協贊之乃不一稔而告成自是行者休於樹止者憇於祠俯游魚而數落花無復曩時畏忌矣噫嘻斯道之險人力戡之而危者以平其爲利賴豈特一時一境已哉竊怪世人誦法周行而中藏叵測險於山川覩茲嶽嶽且夷然王道中矣得毋念乎是爲記

李赤肚傳

晉江陽道資 文恪

李赤肚者徽之黟人也父贊雄於貲年六十四難子乃散貲施諸貧者久之夜夢一道人入門魚鼓簡板而歌母許氏亦於是夜同夢已而果娠生赤肚名夢仙時正德庚午五月十五日也十歲父沒稍長修父業收息江湖輒游酒人聲伎之間揮金無所惜年四十挾妓王鳳仙居蕪湖病羸瀕死一日有勾者呼門外鳳仙窺之背負帛書云大病行功小病行藥因召視赤肚勾者以手摩其頂曰從吾言可治不則死赤肚伏枕首肯勾者索鳧蛋五十顆酒一甕以右手搜赤肚於膝上左手且剝且吸頃刻都盡初搜時赤肚支骨砉然有聲後徐徐抱之凡坐七晝夜而病霍然赤肚跪請其姓名曰吾乃邗長春十代孫清淨遨蓬頭也遂掃室焚香稽首稱師卒爲弟子師亦心喜之悉教以還

丹修鍊之術而更名爲一了居三年師知能盡其術與俱遊浙月餘登天目山忽謂赤肚曰善守而道黃白男女皆旁門惑世罪業滔天汝其戒之毋貽後悔言訖而去赤肚感其言奉道彌謹遂別築石南菴于萬年縣居鳳仙爲道姑而自棄妻子貲貨雲游天下初入全州湘山數月更入太和山散髮嘯歌眾莫能識獨閻道人識之閻道人者生於元時年三百餘相見歡甚昕夕往復共證真修無何閻去茅山赤肚屏居一室忽大呼曰心性尙在軀殼何爲因投清涼澗中見者驚救赤肚方泛泛若鳧捧腹大笑已類有物負之而起從此遂不著衣雖嚴寒大雪赤身爲常而

眉頰間時有汗簌簌下人皆異之呼赤肚子云居十年欲訪其師北海上輒阻不果乃嘆曰豈塵緣未淨邀師拒我耶遂轉入終南山與銅冒道人爲侶銅冒者年可數百不知何許人以戴銅冒故名又十年去游匡廬住三年始入茅山訪閻閻已先一年尸解茅山故多游衲赤肚更著衣曳履混蹟諸衲中諸衲不能辨無何治病病愈自是各落人間問病者遠近絡驛於途金壇于公先從閻所聞其名設壇迎致爲築水竹村居以奉之率子姓執弟子禮大宗伯王先生致之畱都上自公卿下及士氓爭肅肩輿迎訪治病不假藥餌如其師視色行法以七日爲期重者再七

又重者用符咒起死回生捷於和緩其談道一本無慾簡  
易多與儒通至問以仙術輒閉目搖手曰不知不知其大  
指謂慾未盡絕談無益耳每坐定輒叩齒塞兌含液液漱  
漉漉而咽之以手摩面梳髮以示曰口訣盡此矣能一日  
九食亦能九日一食飲一升醉或數十升不醉葷蔬惟適  
不爲期贈以金帛多不納卽納悉付其弟子自如等作功  
德又飾乾元觀新之皆取諸贈者也語具吾師荆石先生  
及忠銘先生碑贊中忠銘先生謂予言遇赤肚年八十三  
髮白貌蒼而紋去今庚子八易歲年九十一矣而髮加元  
步履加健容加豐潤益還童之驗焉赤肚有子五人孫若  
千人絕不許見叩之則曰徒溷清真耳然有識其長子者  
年且七十餘龐眉皓首其家孫年亦五十餘云論曰予以  
緡兒病再迎道人署中終日對坐其談濟世出世語甚詳  
又與予言常依忠與緡兒言常依孝大類嚴君平乃知元  
何病儒而病儒者皆元異端也黃白彼家亦稱元可乎軒  
轅問道廣成帝堯問道齧缺其治平皆法萬世元於儒何  
負哉予素闢其書不屑寓目茲因道人購一帙徐聽疏釋  
恍乎若失也嗟乎平叔一書解則悟真不解則誤人蓋諺  
詳之矣

李徹度贊

太倉 王錫爵 文肅

戊戌冬仲徹度李師來自茅山師本黠人中歲病幾死得  
度世術今春秋八十九矣而貌若四十許人能多食又能  
不食眉宇間嘗有氣出如雲煙雖戾風甚寒中汗津津不  
止也雅善飲飲數斗不醉浩歌大笑不絕於口大都以歡  
喜作緣以遊戲說法望而知爲異人而其徒王我虛者來  
從師游守戒律甚嚴而狀戔然而氣岸然師弟閭閻侃侃  
於一堂之上如一披春風一坐殘月也乃知大匠運斤弟  
子執墨亦規亦矩可方可圓予卽不能窺其淺深要如柱  
下之誨南榮魯男子之學柳下惠如是者乃真師友矣適  
一日出二像示予屬題其後予披圖貌之纔得彷彿若張  
果邢和璞忽老忽少變幻不常畫者或適見其老時顏其  
爲同乎異乎怪乎常乎是在觀者

赤肚徹度亦隨人呼之無異也

又贈詩

云三度逢君鬢未星從知大藥九還成煙霄路迴翔黃鵠  
參井捫來下赤城彩筆行吟高意氣青囊市隱足平生相  
期五嶽朝眞去爲問何人尙子平

錢塘姚文蔚曰予游白嶽至休邑遇日者言予命水火  
旣濟於離宮終遇至人指點長生之訣旣而會舊省僚  
邵翼廷公問曰曾見李赤肚乎予曰未也因詢赤肚何  
人翼廷曰有道術人也近在白嶽以直言觸游者怒擊  
之幾斃余異之至徽郡晤陳渤海公言受李道人法將

以某日閉關予曰李何在曰在乾明觀因往訪之延致石壁山與談累日簡易而有至理出太倉晉江二公所爲傳贊徵信不誣或戲謂予公遇李師日者之言驗乎予觀李師爲人年踰百歲而有嬰兒之態和光混俗而多切直之言信古人也予語之曰豹養其內而虎食其外翁可無懲白嶽乎道人大笑夷然不屑也予因自笑好諫舊習何足語於至人之前時萬歷庚戌長至後一日書于石壁山之葆真室

重濬聖母池記

邑人程復心 本良

聖母池在龍岡之陽窿然起平陂數十仞泉從地中湧出蓋形家所稱天池也唐時構祠池上奉聖母神斯聖母池所由名也泉如白玉凡患目病瘍疥挹其泉濯之往往輒愈有匿物相訐者祝諸祠投楮錢池中寶者沈虛者浮人甚憚焉後祠圯池遂埋淤邑人余君瀚等二十人請之邑侯三川趙公重構於是庠師毘陵吳公桂林羅公秋浦黃公及紳士各捐貲伙助濬池深數尺甃石井然澈其底古錢時出沙罅中因其舊蹟環以石欄復葺祠宇三楹肖聖母像其中以天啟癸亥夏五月經始越明年冬告成同事諸公屬記其始末刻諸石以彰古蹟以告來者天啟甲子歲嘉平月邑人程復心記

重修儒學碑記

休甯金聲正希

黟僻處郡西南考輿地志云卽古所稱漁人入桃源地於郡諸邑號爲瘠俗最樸縣之學舍久荒不治至聖廟不蔽風雨噫其甚矣有司弗視歟亦力不辦也今上己巳之夏吾同年友翁君以孝廉來署學事至則謁先師入廟門恫然有刺於心迺率其僚斗瞻解君浮石左君及子弟圖之自廟及堂及齋及諸廡諸門又內及諸祭器祭几諸類莫不次第修舉更新啟聖於舊址一日改觀厥費維艱諸子弟感師誼共相經營而尚不足君至會淡攻苦縮俸入以佐成乃日夜課士不倦或甚寒者且給壺飧噫其亦難矣

宜得從容課諸士以待計偕而忽報調博與合當去諸士咸感走來告予使書其績予竊論今時人才以爲大法之嚴公道之行獨有兩科屬取士事耳其兩科而後所以用之及兩科前所以養之者大略皆文具無實而養士之疎特甚今不但無實而已所謂學舍徒其所也而尚不得公費完繕以累師若生爲師生者不亦難乎雖然國家之事則莫大於學官則莫冷於廣文有其舉之蔑不舉矣皆若是亦何爲而不成以學行如君而遽奪之公車君之見取也僅半向所謂大法之嚴公道之行嚴且公耳以爲盡則未之敢也然今天子方下新令改法更制急得眞才用人

將有異焉又何憂今茲之舉亦始績也將爲君記以問君  
君曰予職也不敢辱諸子弟可念因記之

廣西都司經歷懋源孫公

清

署恭城縣叙

馬平 龍文光

漢神爵五鳳間吏治號稱極盛其時天下甯謐烽燧不興  
修職業而休養之卽足著循聲於世若多故之需才非老  
成練達不足勝任而愉快也頃者楚蝕寇氛恭城實鄰營  
道之南石賊潛釀邑之東鄙民夷多應之羣搖又白晝揭  
竿剽掠無虛日斯時也恭城如小鳥綴巢於風葦之上病  
葉竒叢於霜樹之顛城不固兵食不足上官日禿其告急

之毫而塵飯土羹不足以爲倚賴蓋勇者不克賈其力智  
者不克展其籌也至矣哉孫大夫之攝恭城以一城還之  
縣官也曩公以臬幕器於上官使視鬱林灌陽象州篆卽  
鬱林灌陽象州民戴之尋攝恭城則已晉參都司軍矣下  
車後痛之務撫癢之務搔強之務裁弱之務植玩之務振  
苛之務除滯之務疏通之務集不具述舉其亂危而再造  
之者始楚寇之戒嚴也公扼鎮峽關計驅鄉民兵用之不  
可卽義激椎髻之蹶張者而用之亦非可也請於上官調  
梧兵六百戍之適石賊方嘯聚播恐語以搖邑城公念曰  
卽城亡有此身殉之耳乃飛檄召梧兵來援道逢賊梧兵

欲攻之賊以新募赴閱兵爲誑材官林啟梁與知賊約爲力證之去已得實收啟梁斬之竝得其從逆主名賊勢沮渠率因以就戮鎮峽關聲氣亦漸赫於楚中矣先是公募俠少百許人爲兩隊警輒用之賊頗忌焉乃歸順公亦樂與更始獨勢江北洞兩獠負罪懼征未卽解公示以禍福誠懇撫慰之卒不敢動有以用梧兵勦獠議諷公者值賀賊起輒殄公拂曰邑憊極矣卽石賊之誅與賀賊京觀之築自足數十年懲也武甯可黷且不虞玉石俱焚乎後梧兵戍久而驕橫攫狂齟民苦之而其弁不能問且與公水火公給之以時御之以禮瀕撤更捐餐錢犒之卒斂牙角

去邑巨豪有坐賊黨籍沒者公不一染指其間鈎距出其伏金如干籍報兵會遽充驕卒免於脫巾以此嗟乎使非公得守隘之筭於前神召援之機於旣妙解網之德於中盡馭驕之道於後恭城爲邑吾甯知所稅駕乎恭城諸茂才言羽書劇時公日夜計芻糧講蒐閱勤邏候繕械增俾至輟寢會形爲之癯髻爲之素絕無攝官傳舍之心此尤晚世之不易得者蓋公家會時事碩儒桂古珍先生講聖賢忠孝之學稱高足故其處顛沛經緯調劑皆有道雖不足以及盡公而見之一隅已若此蓋公育物如春者心茹物如海者量屹不易撼者氣皦不可涅者操游刃有餘者才

鳴琴無擾者德雖古循吏當不過之矣新令且至恭城民  
像公而俎豆之兩走數百里謁余山中而余因隳括其口  
之所碑稍稍文之以應諸茂才喜遂受之而還時崇禎十  
七年歲次闕逢涪灘前貴州按察司僉事提督學政鄰治  
生龍文光頓首拜撰

